十七史商榷

一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二十)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

新舊唐書二十四

武承嗣傳太雜

武氏一家親黨子姓。俱係貪暴邪淫。姦狡悖逆之徒。戾氣交遘。凶德參會。以禍天下。天爲之乎。人爲之乎。不可得而知矣。然其中亦間有彼善於此者。攸緒、平一是也。而平一之孫元衡爲宰相。頗著誠款爲悍藩刺殺。尤可憫。元衡固當入列傳。平一當附元衡。說已見前矣。攸緒稍賢。雖可入外戚。當專傳。舊附武承嗣。嫌賢否混淆。新入隱逸。則又太優。且舊既以承嗣標首。遂將武姓幷外姻共數十人一槩攙入。太覺猥雜。不成體裁。竊謂武氏宗支戚屬。誠不可無提挈眉目處。舊既以士讓入列傳。無所統領。不得已於承嗣傳作提綱一段。遂順手將諸人悉附承嗣。新以士讓入外戚。諸武皆附。較舊則勝矣。然愚意但當以士讓傳作提綱。其餘若三思。若懿宗。皆元惡大憝。罪不容於死。若攸暨事蹟亦著。皆宜各自爲傳。臚列以表其罪狀。惟延秀當附承嗣。而崇訓則當附三思耳。新書猶恨昧沒也。又公主史家例得立傳。況唐家公主。醜逆相踵。雖於主壻延秀輩傳中見之。而公主固宜別自有傳。今皆附承嗣一傳中。喧鬧已甚。此則新得之。至薛懷義、沈南璆宜別爲嬖倖。舊亦附承嗣。更爲可笑。新無傳亦非。

鄭克殺武三思

張鷟朝野僉載第一卷云神龍初武三思改封德靖王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考舊書外戚傳作德靜郡王疑當從僉載新傳略去非是節愍太子率李多祚等殺三思新舊傳甚明此云鄭克者以當日揮刃之人言之

寶厤當作大厤

舊吳湝傳寶厤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寶厤敬宗號此當是大厤乃傳寫之誤

吳湝傳改非

新書吳湝傳湝候帝閒極諍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爲上厭苦湝曰反復啟牖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叵云罪何以能舊書云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新之改舊詞艱意晦

鄭顥

舊書無公主傳新書增入宣宗萬壽公主傳云下嫁鄭顥據唐張固幽閒鼓吹作鄭尚書之弟顥考宰相世系表德宗宰相鄭絪之子祗德兵部尚書祗德長子顥駙馬都尉而顥則顥之弟也幽閒誤以子爲弟顥爲顥

宦官傳原本脫文

舊宦官傳首總敍云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原本無內府局句八字則五局少其一非也但不知近本何據補入

高力士爲高延福假子

舊高力士傳其出甚微但云潘州人本姓馮少閹爲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宮則天因小過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爲假子延福出武三思家力士往來三思第得復入如是而已初不言其本爲何人之後而新書以爲馮盎曾孫予得力士碑搨本大厤十二年五月建雖亡其下半截存字尙多首云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賓曰遠矣衰而復起一飛沖天自北而南以至於盎五嶺之表推爲下缺又云子智戴高州刺史智戴恩州刺史智彧潘州刺史下缺又云襲位象賢主祀守封則敍盎之孫語而其下雖漫有云天子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都督據盎傳盎三十子智戴春州刺史非恩州後入朝終左武衞將軍而碑不言智彧東合州刺史亦非潘州盎乃北燕馮宏之裔自晉、宋至隋唐世爲王侯君長盎爲高州都督封越國公貴盛無比據碑智戴、盎長子襲位云云是指智戴之子襲盎都督國公官爵卽力士父而錫類贈官云云則指力士貴贈其父也據新、舊書言嶺南節度使送

力士本母麥氏至京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正與碑合然力士父特一嶺南人姓馮耳必非盎之孫也試思上公之嫡長孫主祀守封何以其子少卽閹割爲長吏市之以進乎碑乃文人代力士附會爲此說其間當更有增飾入宮緣由石缺文滅故不見耳銘云公本南海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育於高要爲不可信新書據碑添入甚謬從舊爲是予又得內侍高福字延福墓誌開元十二年正月孫翌撰有君之寵嗣曰力士云云與新舊合而爲馮盎曾孫則非兩碑從未著錄錄者力士碑自顧絳金石文字記始延福誌自錢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始新舊皆言力士陪葬泰陵而顧云力士碑在今蒲城縣宋敏求長安志云玄宗泰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陪葬者惟一高力士然則碑卽立於陵側

魚朝恩傳新舊互異

宦者魚朝恩恣橫之狀新書描摹曲盡大半皆舊書所無至如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養息令徽尚幼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請得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此皆出蘇鶚杜陽雜編卷上（見商濬稗海）新書好采小說如此種采之卻甚有益舊書不采使朝恩惡不著固可恨若其死也新言帝與元載密謀結其黨周皓寒食內宴朝恩乘小車入宮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情事如繪必得其實舊書寥寥數語但云寒食宴罷詔留之朝恩言頗悖慢上不之責朝恩還第自經卒彼時朝恩聲勢尚張既不之責縱使還第安肯遽自經此全非情理舊不如新

舊宦官俱文珍傳有韓日華一字分二其例不知始何時王叔文、王伾等傳中仍未改宜畫一

王守澄傳新舊互異

舊書宦官傳云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宏慶等弒逆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定册立穆宗皇帝新書宦者傳則云憲宗不豫元和十五年罷元會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弒帝於中和殿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册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中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齎酖賜死愚謂陳宏志舊作宏慶定册四人二人亦不同雖未知孰是但如舊書則守澄於弒逆無涉且有定策立穆宗大功而文宗之立又出其力後來文宗何爲討而誅之乎自不如新書爲得實舊書記事既虛謬則宏慶之爲誤筆亦可知舊守澄傳敍其死云太和元年帝令內養李好古賫酖賜守澄死新刪其年及李好古名此新之謬而舊元年原本作九年是當從之至梁守謙者二書皆無傳予所藏邠國公功德碑立於長慶二年卽楊承和譔文邠國公卽守謙文中推重甚至想必倩人代作而其情甚爲可惡此輩大約俱係逆黨朋比爲奸與聞弒事者文宗討誅不及守謙當因其前

死耳。

魚宏志等

甘露之變殺李訓等者。仇士良、魚宏志也。見新李訓及士良傳。而其前弒憲宗者。已有陳宏志。見王守澄傳。相距未遠而同名。據吳縝當作魚志宏。已見前第七十五卷。但其前順宗朝立憲宗者有俱文珍。而同時又有薛文珍。見文珍傳。則意者若輩同名不足異。至於弒敬宗者又有魚志宏。見劉克明傳。相去亦甚近。不知與殺李訓之魚宏志是一是二。未詳。

澧朗忠硤

舊良吏呂諲傳。上元元年七月。授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郎忠硤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澧、朗、忠、硤元本作澧、荊、忠、硤。愚謂既云五州。則似當云荊、澧、朗、忠、硤爲合。然以新書方鎭表考之。至德二載。置荊南節度。領荊、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治荊州。升夔州防禦爲夔峽節度使。乾元元年。廢夔峽節度使。二年。置澧朗潭都團練使。治澧州。以夔、峽、忠、歸、萬五州隸夔州。上元元年。廢澧朗潭都團練使。荊南節度使兼江南尹。江南似當作江陵。復領澧、朗、忠、峽四州。今此傳云云之下。言諲至治所。請於江陵置南都。敕改荊州爲江陵府。則諲之爲荊南節度可知。荊州其所治。傳澧、朗之上必是脫荊字。但荊南節度所領實不止此五州。尙有郢、復。何以不舉。而此外又別無他節度領此二州者。此則當闕其疑。

韋丹何易于

舊書良吏中無韋丹、何易于。而新書補之。丹事則采杜牧牧之樊川文集第七卷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此文亦見文苑英華八百七十卷。易于事則采孫樵可之文集第三卷書何易于。

酷吏吉頊新書減其惡增其美

吉頊。舊書入酷吏傳。而新書升爲列傳。頊本係險惡小人。陰賊狠戾。據舊書云。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疑當作冀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有兩角麒麟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簿柳璨、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王勖、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愼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冤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案此事見張鷟朝野僉載第一卷。舊書以王助爲頊誘思禮引出之一。而僉載則謂頊與助同宿。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遂錄狀付來俊臣。然則王助知情不舉。爲頊所告。卽當坐。不待思禮引之也。當從僉載。新書欲寬頊罪。於此事痛刪削。只存四五十字。且直書劉思禮謀反。若無舊書。幾令讀者疑思禮實反。非以口語被誣矣。頊黨張易之、昌宗勸二人請立廬

陵相王。此其一節之善。舊書有之。新書乃又添出召見泣請太子已立。勿竝封外家諸王。其時武氏諸王具在。此言何補。新書減其惡而曲增其美。何哉。

新書云。父名哲。易州刺史。而朝野僉載云。父名懋。爲冀州長史。二者不同。新書云。突厥陷趙定。授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項辭不知。殊不成語。舊書云。項以素不習武爲辭。較明白。又新書云。貶琰川尉。徙始豐尉。客江都卒。舊書則云。貶琰川尉。改安固尉。尋卒。而朝野僉載云。出爲溫州司馬卒。三者不同。項弟琚子溫。酷吏中之至狠戾無恥者。玄宗謂爲酷吏子姪。可見溫之酷係項之家法。玄宗猶知之。作新書者乃爲平反乎。

舊周利貞傳太略

舊酷吏周利貞傳。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桂州、新書作梧州。此傳舊書太略。而新書則甚詳備。描摹小人素行之醜。及其枉殺諸功臣寃慘情狀。無不曲盡。實遠勝於舊書。

王同皎傳新改舊非

新王同皎傳敍其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謀殺武三思。後因仲之、延慶漏泄其謀。爲三思所覺。其下卽言三思遣悛上急變告同皎。帝怒。斬同皎。仲之、延慶皆死。憬自剄。其下則言睿宗立。復同皎官。謚忠壯。誅祖雍、悛等。此事就使所書果實。而紀載之體。已屬大亂。殊令讀者茫然。何則。悛、祖雍本與同皎

同謀者也。乃三思卽遣悛告之。則悛已背同皎而從三思。此處須提明一句方醒目。豈可平平敍述。一若其上文竝無同謀之說者。至祖雍一人獨不見下落。睿宗之誅悛。則以其背同皎從三思也。而亦誅祖雍。然則祖雍亦背同皎從三思者。乃其上文絕未提明。突出誅祖雍、悛等一句。尤爲蒙混。今以舊書勘之。復與新大相剌謬。始與同皎同謀者。但有冉祖雍、周憬、無仲之、延慶及悛。如仲之、延慶及悛。或者傳聞異詞。在新書別有所據。若祖雍。據舊書本同謀。後反以其計密告三思。小人傾險。與崔湜之善桓彥範等同謀去三思。後反以告三思正同。新書反不著其始同謀後又噬之狀。恐非是。

盧奕贈官謚議

舊忠義盧奕傳。奕爲賊所害。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尙書。新傳則云。肅宗詔贈禮部尙書。未知孰是。舊詳載獨孤及所作謚議。約五百字。新刪削僅存一百餘字。誠爲簡淨。然此等表彰忠義語。載之郤不厭其詳。此文見及毗陵集第六卷。

舊祝欽明傳脫誤

舊儒學祝欽明傳。爵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舉之卒爵。尸與舉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原本竝與近本同。此周禮春官鬱人職。譌鬱爲爵。已不可解。又卒爵下脫而飮之三字。遂不成句。尸與舉仍有誤。又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泚玉鬯。省牲鑊。奉玉齋。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

王之大禮。原本作師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鼎。省牲鑊。奉王齊。制大號。理其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近本改正已多。而尚不能無誤。末三句當作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又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之服二字。原本脫去。近本補正。又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圜丘之祭與宗廟不同。原本作拾同。拾蓋祫字之誤。觀禮記郊特牲疏自明。而改作不同。尤非。

新啖助傳誤

新儒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案陸質纂例云。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丘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鉠。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云云。是則陸質之意。以丘明爲夫子以前賢人。非作傳者。而作傳者別是一人。乃孔門後之門人。蓋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爲門人也。若啖助之意。則直以左氏卽丘明。親受經於仲尼者耳。宋祁不考。以質說爲助語。失之。且以左丘明爲古史。本孔安國論語注。其說誤。劉歆則以爲丘明親受經於仲尼。說左氏當以劉歆、賈逵服虔爲正。此條未見服說。且當從歆。啖與歆合。頗是。若質以丘明與左氏非一人。左氏爲孔門後門

人。邱明爲夫子以前賢人。二說皆大謬。而祁之譏助尤非。惟贊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訓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此段論斷則甚確切。中若輩病痛。

替

新文藝杜審言傳。審言病甚。宋之問省候。曰。吾在。久壓公等。今死。但恨不見替人。杜甫詩。故著浮查替入舟。李商隱詩。月沒教星替。皆以替爲代。說文卷十下竝部云。普廢一偏下也。本無相代之義。然北史隋李德林傳。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改賜崔謙。令德林自選一好宅作替。則此語隋已有之。

司空圖不懌而疾卒

司空圖舊書在文苑傳。新書改入卓行。云哀帝被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近時編唐詩作小傳者皆從之。舊書則云。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遇弒於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不食而卒。不懌而疾卒。二者相去絕遠。不知新書何據。成人之美。誠君子之心。然史貴紀實。不可飾僞也。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因梁史舊文。

語多汚衊。力爲辨誣。且推重圖之大節甚備。然亦不過云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禹偁登第授官在宋、歐陽之前約五十年。其見聞豈反不確。而遽改之乎。闕文云。年八十餘。而新書云年七十二。亦當以闕文爲正。禹偁所辨梁史舊文者。謂梁實錄也。梁實錄是梁末帝均王友貞所修。以圖義不仕梁。故多貶斥語。薛居正五代史梁書中無圖傳。極是。

孫思邈年

舊方伎孫思邈傳。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太宗卽位。召詣京師。授以爵位。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盧照鄰師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爲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閒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上文明云周宣帝時隱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博士。此何以云開皇辛酉歲生。開皇辛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是年改元仁壽。至照鄰作序之年癸酉。是唐高宗在位之二十四年咸亨四年。當云年七十三。思邈羞不欲以長生不死驚駭世人。故自隱其年。而詭詞云開皇辛酉生。故云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非自相矛盾也。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傳刻之誤耳。原本亦誤。舊於傳末直云永淳元年卒。更不言年若干。蓋的年實無可攷。而以上文歷敘者參糅之。則自是百餘歲人不言可知矣。新則改云。永淳初卒。而又添一句云。年百餘歲。永淳之號。本只二年。初與元年有何分別。何必改作。而所添之句。則反成贅疣。凡宋祁之矜欲自炫其長。而實則無加於舊者。

多如此。

西域記

舊方伎傳。僧玄奘。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譔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翻譯。顯慶元年。高宗又令于志寧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奏請逐靜。敕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考石刻太宗御製聖教序及高宗爲太子時製述聖記。宏福寺沙門懷仁集王羲之書。幷錢希白南部新書辛卷所載。與舊書略同。玉海第十六卷云。唐西域記十二卷。玄奘譯。辨機譔。今佛藏有此卷。首竝列二僧名。據舊書云云。則玄奘所譯乃佛經。此書玄奘自譔。何譯之有。辨機惡僧。豈能著書。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誤耳。錢希白又言。著作郎敬播爲之序。今本有二序。一署張說。一無名。當卽敬播作。六百五十七部西域所得。譯成者七十五。則舉其要矣。而聖教序末又附刻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此則要中之要也。宜君錢作坊郡。坊是州名。宜君其縣名。

新隱逸敍首

新隱逸敍首云。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各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且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

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稾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邱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愚謂上者爲末。末者爲上。宋子京不知隱逸。

王績絳州龍門人

寫本王績東皋子集三卷。河東呂才君英序。舊書隱逸傳於績傳卽采此序爲之。但序云。太原祁人。而隱逸傳則云。絳州龍門人。新隱逸傳同。序但追溯其上世之族望言之。傳則據其身實籍言之。舊地志。河東道河中府龍門縣。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是也。傳末云。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今文中子中說第一卷王道篇。子曰。吾家銅川六世矣。阮逸注云。上黨有銅隄縣。又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中說未可盡信。所言鄉里。雖與絳州龍門相近。卻非一地。序云。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交。傳刪去陳永。非。

召還陽城

新卓行陽城傳。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舊順紀但有贈城左散騎常侍。無召還事。此善政皆王叔文所施設。

三垂薄海

新突厥傳。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愚謂西北兩面似不應薄海。何至如此之遠。殊難信。

高祖稱臣於突厥

新突厥頡利傳。其上文既言高祖待突厥用敵國禮。其下文敍至貞觀元年。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二文自相矛盾。蓋高祖起事之時。倚仗突厥。屈體稱臣。乃其實也。李靖擒頡利。太宗語羣臣云。可雪太上皇稱臣於頡利之恥。見貞觀政要第二卷任賢篇及舊書李靖傳。薛居正舊五代史第八十九卷晉桑維翰傳。維翰上高祖書云。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謂此事。

阿史那忠

新書諸夷蕃將列傳第三十五阿史那忠。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阿史那泥孰。本一人。前既有忠傳。則後不必別立泥孰傳也。前傳略云。阿史那忠、字義節。蘇尼失子。以功擢左屯衞將軍。尙宗室女定襄縣主。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衞大將軍。宿衞四十八年。卒。贈鎭軍大將軍。謚曰貞。陪葬昭陵。後傳云。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愚謂凡外國應居諸傳之後。而外國人入仕中土者。則與中土人竝列爲傳而無別。此史家舊例也。新書亦用此例。忠宿衞四十八年。卒於中朝。故與朝臣竝列爲傳。而突厥等國則列在最後。居藩鎭之次。於例合矣。但突厥傳篇首先總敍突厥來歷。其餘每一可汗。輒提行另起。各爲之傳。今於思摩傳中牽及阿史那忠。因於敍畢思摩下卽

提行另起特敍忠事。不與前傳犯複乎。且其上文思摩傳中牽敍處。竟誤認忠與泥熟爲二人。及徐讀至下文方知忠卽泥熟。竝非二人。豈非謬中之謬乎。前忠傳與後泥熟傳相隔一百餘卷。不相審照。或尙可。思摩傳與泥熟緊相承。而自相矛盾。不太可笑乎。吳縝糾新書謂紀、志、表、歐陽公主之傳、宋公主之所主既異。不務通知其事。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夫紀傳不相通。已屬粗疏。傳與傳重複而矛盾。則甚矣。然以忠與泥熟爲二。此本舊書之失。新書襲之。一人而前後兩傳。則新書之謬也。當於前蕃將傳阿史那忠字義節下補一句云。本名泥熟。又於定襄縣主下補一句云。賜名忠。思摩傳牽及阿史那忠之下。接云。阿史那忠者。本名泥熟。自有傳。下接薛延陀聞突厥之北云云。以終思摩事。其下右賢王阿史那泥熟云云一段刪去。徑接思摩既不能國云云一段。以終思摩入朝後其故地爲車鼻盜有之事。

如思摩輩入官中朝。卒於京師。陪葬昭陵。當與忠同入來降蕃將傳中。而今乃入突厥傳。似若自亂其例者然。此乃介於兩可。苟不重出。不必苛求。

十瞼

新南蠻傳。南詔有十瞼。夷語瞼若州。董衝釋音第二十四卷云。瞼、九儉切。明洪武閒。桐鄉程本立爲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有晚至晉寧州詩云。青山蒙氏瞼。綠樹爽人家。見巽隱集。朱氏彝尊改爲蒙氏險。非。金檀刻巽隱集於白崖關詩注引新傳。是。

南詔蒙舍

舊南蠻傳云南詔蠻姓蒙氏蠻謂王爲詔代居蒙舍州爲渠帥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號六詔國初有蒙舍龍生迦獨龐迦獨生細奴邏高宗時來朝細奴邏生邏盛武后時來朝此下敍至開元中邏盛之孫歸義合六詔爲一愈強盛此下歷敍章仇兼瓊鮮于仲通張虔陀楊國忠與南詔構釁征戰南詔叛臣於吐蕃後復歸唐等事敍至開成會昌而止後事闕新書所敍與舊略同文則倍詳且直敍至唐末較舊爲周匝予藏略賓王集三本一宋板十卷郤雲卿序一顏文選注四卷湯賓尹序一虞九章陸宏祚童昌祚注六卷汪道昆序集有姚州道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文中敍蒙儉和舍等作亂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劉元暕等率兵追討生擒數千人斬首數千級斬諾沒弄楊虔柳等蒙儉和舍遁走又有破設蒙儉露布蓋卽前次遁走者今又破之而作文中敍遣副總管李大志等往討斬七千餘級獲馬五千餘匹蒙儉仍遁虞九章曰姚州今雲南姚安府顏文選曰姚州今爲大理府案今姚州屬楚雄府賓王所敍新舊書傳皆無之其主帥究不知何人且新舊皆以蒙舍爲地名露布中蒙儉和舍是人名字卻相涉與舊書蒙舍龍又似相涉蠻語固難考要之賓王死於武后光宅元年露布中所敍必是高宗時事而史不載此史之闕漏也高宗時來朝之細奴邏其蒙儉之臣子邪蒙儉敗走故懼而來朝邪不可知矣

日本尙文

舊唐日本傳。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以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眞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元默闊幅布以爲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爲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使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新唐張薦傳。祖鷟。早惠絕倫。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又文藝中蕭穎士傳。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觀此三條。日本之尚文可見。鄭若曾籌海圖編第二卷亦云。日本重儒書。多中國典籍。朱氏經義考第七十三卷云。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馬翔仲皆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八年者。宋元祐六年。先是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

言有尙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答曰。與中國不殊。然則百篇尙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尙書郎葉春及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無異癡人說夢矣。朱意以日本不及高麗。近日從彼士傳入中國者。有孔安國古文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皆中國所無。而彼士又有王段吉備諸氏所得唐、宋古本五經。及論語、孝經、孟子正義。有山井鼎爲作考文。以訂近本之譌。又有物觀等爲作補遺。然則日本尙文。勝於他國。奮然所獻。因趙宋人不好古。仍致亡佚。而永叔之言非無因。葉春及亦未必癡。證以新、舊唐書諸條。知日本文學自唐已然。至今不改。

李克用入沙陀傳

李克用一生事蹟皆在唐。本唐臣也。薛氏舊五代史援操、懿例。稱爲武皇。入本紀。作舊唐書者不欲登之本紀。然又以爲究未便夷之列傳之中。故竟不及。雖覺闕然。亦差可。新書既欲爲立傳。則當念其勤王大功。入於列傳。與田宏正輩竝列。亦無愧。卽或因其迹頗跋扈。要當在藩鎭傳。顧乃別爲沙陀列傳。位置大不妥。五代史出歐陽公。而新書修成上進之時。亦歐一手裁定。五代已以克用入後唐莊宗紀。新書何不直云事在五代史。而又必爲之傳乎。又傳末述天復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乃去云云。其下又述帝東遷。詔至太原云云。又克用與阿保機期冬大舉度河。會昭宗弑而止。此一段皆天復四年。亦卽天祐元年之事。乃竟失書其年。又其下則云。四年。王建等約克用大舉。建兵敗。唐亡云云。末結之云。是歲

克用有疾。此一段則是天祐四年之事。乃混書四年。絕未出天祐號。此下直云明年卒。明年者。五代史後唐莊宗紀據後唐人之言。稱爲天祐五年。卽梁太祖之開平二年也。新書牽混糾纏。全不分明。

黃巢傳二書詳略甚遠

黃巢傳。新書幾及六千字。而舊書只一千六百餘字。詳略相去甚遠。舊又全載閻人楊復光破賊收復京師露布。約七八百字。而新書但以楊復光獻捷行在一句了之。舊書遺漏巢事多矣。新於已斬王仙芝餘黨潰歸巢推巢爲主之下。敍巢掠淮南敗於申州。又破考城。取濮州。掠襄邑、雍邱、寇葉陽、翟窺東都。連敗詣天平軍乞降。又叛去。轉寇浙東。破虔、吉、饒、信等州。趨建州。圍福州。然後陷桂管。寇廣州。然則巢未入廣州之前。有如許曲折。舊乃盡略去。直云南陷湖、湘。遂據交、廣。其自廣疫死十三四而北歸踰嶺也。所寇掠之地亦甚多。節次曲折。凡有數層。方及陷東都。而舊亦盡略去。但言犯湖、湘、江、浙。逼廣陵。渡淮陷洛陽。破潼關。入京師矣。卽此以觀。則舊書遺漏之多可知。宋無名氏平巢事蹟考一卷（見陸烜奇晉齋叢書）。載巢事頗詳。諜者當係宋初人。新書大半采之。事蹟考所無。則又別有據。

磔當作縛

舊秦宗權傳。以組練磔之。當作縛之。字稍相似而誤。

唐亡無義士

西漢亡。義士不如東漢亡之多。西漢重勢利。東漢重名節也。宋亡有文信國。唐亡無一人。宋崇道學。唐尙文詞也。

舊唐載俗字

舊唐史思明傳。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字特見於此。宦官楊復恭傳。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撾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言。你字。北史第六十卷李密傳、第八十三卷許善心傳已有。而又見於此。

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一册。宋呂夏卿譔。夏卿與宋、歐等同修新唐書。而此書所述體例。與新唐多不合。俱屬自出意見。不知是同修之時。夏卿建議如此。宋、歐不用其言。邪。抑書成後。夏卿不服。別作此例。邪。觀其卷尾一段。糾舊書之謬。而云唐書著於五代幅裂之際。成篇匆遽。殊未詳悉。故有詔纂輯。十餘年矣云云。則其爲同修之時夏卿建議如此。而其後不用可知。觀其條例棼煩。正是宋人氣習。夏卿、宋史第三百三十一卷有傳。

唐史論斷

唐史論斷。宋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譔。甫以仁宗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除祕閣校理。擢至今官。其人正與宋、歐同時。而於修

史事卻不與。別自作唐史記七十五卷。今已亡。而此則其論斷也。凡九十二首。分上中下三卷。觀其自序。欲效春秋書法。以褒貶予奪示勸戒。以制度爲不必具載。不作志。幸其書亡。若存。徒汨亂學者耳目。論斷雖多平正。皆空論。亦不足傳。大抵作史者宜直敍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奪。讀史者宜詳考其實。不必憑意見發議論。宋人略通文義。便想著作傳世。一涉史事。便欲法聖人筆削。此一時習氣。有名公大儒爲之渠帥。而此風益盛。名公大儒。予不敢議。聊借甫以發之。

唐鑑

司馬光修通鑑。漢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屬范祖禹。各因其長。（見胡三省通鑑注自序。）而祖禹別自作唐鑑。采唐事可爲法戒者作論。凡三百六篇。自序篇首云。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是也。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某上表。幷上太皇太后表。俱言分十二卷。今本分二十四卷。呂祖謙注。大約卷數卽祖謙所分。此書純是議論。於考證無益。議論佳者。已俱采入通鑑。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新舊五代史一

開寶五年薛居正監修

宋史第二百六十四卷薛居正傳。太祖開寶五年。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兼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其下乃云。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云云。第二百十卷宰輔年表。則於五年書居正加參知政事。兼提點三司淮南荆湖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於六年四月戊申書居正自參知政事加監修五代史。九月書居正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兼都提點湖南等路轉運使事。兼修國史。如傳則似居正之監修國史、五代史、皆在五年矣。竊謂傳文有誤。而表又有傳寫之誤。何則。玉海第四十六卷藝文門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賜器帛有差。其事凡記十四帝五十三年。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此與年表所書之日俱合。可以無疑。監修必係六年。非五年。至居正之門下侍郎。據傳五年但爲兼銜。六年方眞拜。而其參政則於乾德二年已爲之。年表五年加字之下參知政事四字

衍兼字下應添門下侍郎又兼提點云云

薛係官書歐係私譔

玉海又引中興書目云五代史記歐陽修譔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攷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沒後熙寧五年八月十一日詔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詔藏祕閣攷歐公文集附年譜但言其修唐書不及五代史而洎熙閒所進四朝國史本傳云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譔五代史記然則薛所監修者係官書歐則私譔也不料其後私書獨行官書遂廢近於乙未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薛史殘闕者取他書所引補之尚未鏤板鈔本今存其書事迹頗爲詳備識見斷制則薛不及歐

五代史纂誤

吳縝五代史纂誤所以正歐史之失已亡佚久矣近丁酉年館閣諸臣從永樂大典鈔出釐爲三卷約得原書十之五六今存

斷代爲史錯綜非是

史家自班、范斷代爲史體裁已定準情酌理百世不可易也陳氏志三國逐國各斷未嘗幷合則南、北史亦宜逐朝各斷而李延壽乃合之紀爲一類傳爲一類已屬非是又於傳之中取各朝后妃總敘在前餘

仍以各朝爲分限。閒又於其中以一家兄弟子姓分仕各朝者彙聚一處。此兩種新例。尤謬中之謬。延壽勦襲各書。直同鈔胥。未嘗自吐一語。聊以穿聯撮合見長。其實南北諸朝。各自爲代。何可合也。薛居正五代史力矯延壽之失。梁、唐、晉、漢、周仍各自爲一書。極是。乃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又大反故轍。各帝紀總敍在前。次將各代后妃皇子類敍爲家人傳。次將專仕於一代者類敍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次死節傳。次死事傳。次一行傳。次唐六臣傳。次義兒傳。次伶官傳。次宦者傳。然後將歷事累朝者臚列爲雜傳。又其次爲司天職方二攷。又其次爲世家。又其次爲世家年譜。又其次爲四夷附錄。乍觀之。壁壘一新。五花八門。徐思之。五代各自爲代。乃錯綜紀載。若合爲一代者然。此何說乎。卽如晉臣止三人。周臣止三人。大覺寂寥。已爲可笑。況彼時天下大亂。易君如置棊。安所得純臣而傳之。晉三人中。桑維翰、唐同光中已登進士第。景延廣、梁開平中已在行間。而吳巒、唐長興中爲大同軍節度判官。又爲唐守城。已非純晉。況周王朴、漢乾祐中擢第解褐授校書郎。非曾仕漢者乎。婦人屢嫁。以末後之夫爲定。援此爲例。則薛史以馮道入周書。極妥。反嫌他傳未能如此畫一耳。何必別題作雜傳。若以其失節而別題之。則似各代之臣爲賢於雜傳中人。而其實專仕一朝者其中姦佞亦多。歐公已自言之。豈不進退無據。且唐明宗不但與莊宗非一家。幷卽是莊宗之叛臣。廢帝別姓王氏。又係弒愍帝自立者。而其臣歷事各主者槩入唐臣。則與名爲雜者何異哉。

其所以錯綜紀載。豈非欲效史記乎。史記意在行文。不在記事。況上下數千年。貫串數十代。自不能斷代爲之。若五代仍薛史舊規可矣。何必改作。梅聖俞云。歐九自欲作韓愈。卻將我比孟郊。愚謂自欲作史記。卻將五代比黃帝訖太初。

歐法春秋

歐不但學史記。幷往往自負法春秋。建安陳師錫序云。五代距今百餘年。故老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潛心累年而後成。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文集附四朝國史本傳。亦稱其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與史、漢相上下。愚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卻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且意主褒貶。將事實壹意刪削。若非舊史復出。幾嘆無徵。師錫反謂舊史使事迹不傳。來者無攷。而推歐史爲詳於舊。語太偏曲。又何足信哉。

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云。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嫌同詞。則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爲君奭。子思稱聖祖

爲仲尼。左氏書孔邱卒。而不及其嘗爲司寇。則名字與官。又曷足爲重輕哉。薛氏此論是。

帝紀書名

向來帝紀。創業者當起事之初。守成者在藩邸之日。卽稱帝。此定例也。然則梁本紀第一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之下。當云諱晃。初名溫。降唐。賜名全忠。卽位改今名。然後繼以某處人。而歐史則於此直接云。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徐無黨注云。變諱某書名義在稱王注中。其下俱稱名。敍至光啟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其下云。黃巢死。秦宗權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徐注云。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而薛史則稱帝不稱名。竊謂朱溫之惡。亙古所少。特立此例以示貶。誠善唐晉、漢周之立。與唐取隋殆無大愧。而槩從此例書名。甚至以周世宗之賢亦然。一書中例不可屢變。強抑以就溫。亦差可。惟是旣惡溫而變例。則溫子友珪殺溫。當入本紀。乃仍奪其帝號。又於梁家人傳論巧說。以爲欲伸末帝討賊之志。正友珪爲賊。則是實予溫矣。何其出入紛紛乎。紀末書六月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徐注云。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葬之伊闕。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此篇弑昭宗。弑濟陰王。皆直書。於此又爲諱。不言弑而言崩。後各帝不善終者亦皆書崩。何義例之繇曲也。宜盡去諸例。據事直書。某人反。弑帝於某處。下書帝年若干。某帝某年上尊謚曰某皇帝。廟號某。葬某陵。

玉海引中興書目稱薛史紀十四帝似連友珪數之歐史則十三帝據五代會要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錄以友珪篡弒居位奏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今永樂大典鈔出者仍歸列傳

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

何義門謂歐公五代史亦多取小說何說確甚薛史則本之實錄者居多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後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記朱全忠爲唐昭宗繫鞬事而云梁祖在位正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鞬事恥而不書然則梁太祖實錄禹偁固見之薛居正又在禹偁之前五代實錄蓋盡見之均帝者卽梁末帝均王友貞也今薛史梁紀亦無繫鞬事可見其據實錄矣歐采此事于敬翔傳均王討賊而立方欲頌揚其父實錄中必多虛美而各實錄亦多係五代之人所修粉飾附會必多今薛史以溫爲舜司徒虎之後令人失笑又言生時廬舍有赤氣熟寐化爲赤蛇居然以劉季等話頭作裝綴他所載讖祥圖識頗鮮非得之實錄者乎歐陽子盡削去眞爲快事大約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攷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溫兄全昱傳載其飲博取骰子擊盆呼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社稷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禹偁謂梁史全昱傳但言其朴野常呼帝爲三諱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實錄今薛史全昱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公采小說補入最妙然則采小說未必皆非依實錄未必皆是

薛史張全義傳譽之不容口而歐史采王禹偁闕文備言其醜惡歐爲得之洪邁容齋隨筆載張文定公搢紳舊聞數百言極贊全義治洛勸民務農善政三筆又言之觀薛史褒奬如此之至而敍此亦頗略則張說未必皆眞卽有之亦意在殖穀積財以助亂逆何得狥實錄曲加推譽玉海引胡旦語謂薛史褒貶失實誠有之張世南遊宦紀聞第十卷載楊凝式頌全義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窩灰全義辟凝式幕僚故以獻諛此小說之不足采者

歐史蓋從簡傳載其好食人肉所至潛捕小兒爲食此等當出小說所載其事必眞薛史無之蓋五代諸實錄皆無識者所爲不但爲尊者諱卽臣子亦多諱飾當因從簡以功名善終故諱之也薛史誤據而不暇旁采以補闕

亦有各實錄互異薛史擇善從之而歐亦同於薛史者如唐愍帝出亡遇晉高祖從官沙守榮等欲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見歐史王宏贊傳薛史閔帝本紀同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亦同而攷異謂從閔帝實錄其蘇逢吉等所譖漢高祖實錄則扞晉高祖者石敢非陳暉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四

新舊五代史二一

不及哀帝之立非是

歐史梁祖紀上書弒昭宗下書天子賜王迎鑾紀功碑中間不及哀帝之立隻字然則天子爲何人乎非是

梁有兩都

歐史梁紀開平元年四月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薛史同但此下多一句云以爲佑國軍節度使于愼行穀山筆塵第十二卷形勢篇云漢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一首列東京開封府卽今府河南省城次列西京河南府卽今府屬河南古洛陽也愚謂自漢及唐爲都之地甚多著者莫如關中次洛陽其次金陵卽僭僞割據從無都汴者不意朱梁凶醜忽創都於此汴本非可都之地而晉漢周皆因之不改惟後唐都洛陽至石晉仍遷於汴而趙宋且運臻二百流俗口傳動輒稱爲汴梁猶是凶醜之遺亦可異矣

朱温自以金德代唐土德於汴起金祥殿唐六臣傳天祐四年三月唐遜位於梁四月册禮使同平章事

張文蔚等奉册寶朝梁於金祥殿。漢臣蘇逢吉傳。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

追尊四代

歐史梁祖紀篇首但言其父誠。及卽位則突敍追尊四代事。言外見本係微賤羣盜。高曾之名。恐皆是貴後白譔出。用筆超妙之至。且其敍事則云。高祖黯。謚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謚曰宣僖云云。宣元之下省去皇帝兩字。宣僖之下去皇后兩字。其例亦歐陽公所特創。當是惡溫而立此例。故爲簡忽之詞。乃復抑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之追尊其祖父者皆用此例。若薛史則於紀首先實敍四代之名。高祖黯以下云云。及卽位敍追尊四代。則云。高祖嬀州府君上謚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謚宣僖皇后云云。用筆駁鈍。全無作意。誠爲不及歐公。嬀州當是在唐所贈。黯爲嬀州刺史。高平縣君亦然。其曾祖稱宣惠王。祖稱武元王。父稱文明王。祖妣皆某國夫人。此皆唐所追謚追贈。而母獨稱晉國太夫人。多一太字者。疑因溫貴獨母尚在故耳。其不稱名而稱爵稱謚。乃實錄體。薛史沿襲實錄元文。歐公則幷其陵名等盡削之。

王溥五代會要第十四卷尚書省司封門內。俱說母妻敍封事例。一條云。乾祐元年七月。中書帖吏部廢置司。令具新舊敕例。父在母敍封進封合加太字事例申上。吏部廢置司以前後格敕內凡母皆加太字。在歿竝同。卽不說父在不加太字。此下又引近例有晉天福五年中書舍人艾穎八年尚書司門郎中尹

偪皆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此下卽奉敕父在母封合加太字與不雖有艾穎等例宜令尙書省集議奏聞云云所引晉時近例恐卽是唐末以來相沿成例觀温高曾祖母無太字母獨有太字則可知予未見唐會要但五代襲唐制居多

茂林

追尊曾祖茂林云云薛史作茂琳王溥等五代會要卷一亦作琳

改戊爲武

歐史梁紀開平二年三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徐無黨注云梁嘗更戊曰武而舊史悉復爲戊案凡有改制史當因而書之以著其實梁旣更戊曰武史何以仍復爲戊乎此非是予得重修墻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碑搨本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吳越王鏐記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以城爲墻以戊爲武者全忠父名誠曾祖名茂琳城誠之嫌名戊茂之嫌名此說是矣又謂鄭樵謂十辰十二曰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巳本几又據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白居易有木名櫻桃詩以證茂可讀武戊可與露去等字爲韻此說則非也盜賊篡竊之朝何知學問彼欲避嫌名強改戊爲武耳鄭樵妄談本不足援引語轉可通理雖有之要豈朱梁所計及哉牆从牀省聲不从土亂世不識字亦不足責

一歲兩祀南郊正祀又在正月

歐史梁紀二。開平三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徐注。祀天於南郊。書曰有事。錄當時語。案。此爲纂唐之三年。始郊見上帝。何其緩也。豈溫清夜捫心。亦有所懼。不敢遽行此大禮乎。然唐明宗卽位五年乃郊。周世宗在位六年未一郊。則此不足異。其下文十一月甲午。曰南至。告謝於南郊。徐注。南至不必書。因其以至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之。不曰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案。尹洙五代春秋書此事。則云。正月辛卯。帝祀上帝於圜丘。十一月甲午。帝告謝於圜丘。攷之薛史第四卷所書與尹正同。則此爲歐公所改。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一年兩次祀天。此三代以上則然。漢、唐以下無郊丘之別。何必改丘爲郊。卽此見歐公之好改舊據薛史爲北征犬羊。西下鄜翟。掃蕩左馮。討除峴首而行告謝。非行夏正南郊冬至圜丘之禮。而有一歲兩祀。所異者正郊不在冬至。而在正月。與漢、唐以來大不同。又有事云云者。春秋宣八年。有事於太廟。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歐欲摹仿聖經筆法。故特改薛史舊文。此正歐公之病。徐無黨乃以爲錄當時語。不知五代本無此語也。無黨空疏。幷春秋亦未讀乎。

五代會要載五代行郊禮。共只五次。梁祖二郊之外。則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周太祖顯德元年正月一日也。皆以春行之。

文明殿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蓋文明是當時正衙。朔望御此見羣臣。名爲入閤。詳第五十四卷雜李琪傳。又唐家人傳。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册皇后劉氏。則爲正衙無疑。又攷新唐書楊嗣復傳。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今觀琪傳。唐制本每日御殿見羣臣。朔望御便殿。曰入閤。唐末不能日見羣臣。以入閤爲重。故御殿猶謂之入閤。愚謂不能日見。惟有便坐。則政事廢而記注亦廢。故以二者爲一。使得紀錄。非必以入閤爲重。觀舊唐昭、哀兩本紀。極亂之世。紀錄猶詳贍。乃爾。則可見記注之益。

入閤事又見契丹附錄第一篇。

各帝年數

梁祖紀末小字注年六十一。案薛史。溫以唐宣宗大中六年生。數之適符。至末帝紀之末云。皇帝崩。年三十六。此汲古版也。而南雍本則年三十六四字用小字旁注。此恐是歐公自注。然則梁祖年六十一四字亦自注。因下有徐注。無界畫。故不可別。觀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年皆旁注則可知。

唐莊宗注年四十三。攷薛史莊宗紀同。卻於紀首言莊宗生於唐光啟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

癸亥。數至莊宗崩於同光四年。實年四十二。則兩書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明宗注年六十七。攷薛史明宗紀同。而於紀首言明宗生於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丁亥。乃懿宗咸通八年。數之適符。乃通鑑第二百七十八卷言明宗殂。下注年六十七。而胡三省又注云。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歐史明宗紀論但云。卽位春秋已高。至通鑑此段。略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但闕文作卽位之歲年已六旬。被通鑑竄改此八字。致令三省執泥生疑。又歐史論云。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則明宗卽位實八年。非十年。歐又誤也。馮道傳道相明宗十餘年。其誤同。廢帝注年五十三。攷薛史本紀同。卻於紀首言帝與莊宗同以唐光啟元年生。數至清泰三年自焚死。實五十二歲。則兩書亦皆以傳寫誤二作三。晉高祖紀注年五十二。攷薛史作五十一。於紀首言以唐景福元年生。數至天福七年崩。正五十一。歐史傳寫誤。周世宗年二十九。薛史作三十九。歐亦傳寫誤。

薛史每帝皆有生年月日。及崩則又箸其年數。歐史則但於崩下注年數。歐史意主簡淨也。晉出帝。薛史無崩年。於歐不待言矣。若唐愍帝。則薛史生年日月幷崩年年數皆具。而歐史不載。歐於愍帝紀末敍事不了。其崩別見廢帝紀。因以略之。但正史與編年不同。正史自當於每帝備書首尾。以符體裁。若通鑑則專以編年爲主。而逐年年號。以後改爲定。廢帝清泰元年。卽是愍帝應順元年。既以清泰爲主。愍帝不復標題。其事但見於長興四年。其死亦見於愍帝紀下。通鑑作潞王。第二百七十九卷。然猶注其年數。歐史既爲愍帝作紀。

而體獨不備。敍事不了。不詳年數。特異於他紀。殊爲自亂其例。

周恭帝薛史有生年月日。紀末又備書皇朝開寶六年春崩於房陵。無月日。而但言春。蓋亦頗有曖昧不明者。其下不言年若干數之則二十一歲也。而歐史既列恭帝於紀。紀末但書遜於位。宋興。竟不誌其崩葬贈謚。亦屬非是。

梁紀晉唐互書非是

歐史梁末帝紀。龍德三年。上書李繼韜叛於晉來附。下書唐人取鄆州。唐卽晉也。而一行之中。上下異稱。可乎。自應如薛史第十卷。先書晉王卽唐帝位於魏州云云。然後繼以唐軍襲鄆州陷之云云。方是。徐無黨乃附會歐史爲說云。晉未卽位。已與梁爲敵國。至其建號。於梁無所利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夫既以梁爲本紀。凡天下事之大者。皆不可不書。況晉與梁爲世讐。晉垂欲滅梁矣。而其建號。何得謂於梁無利害乎。歐陽氏之師心自用。無黨之阿私所好。案之史法。其失不小。

四彥章

梁將王彥章最有名。而謝彥章屢與王同戰晉兵。吳又有彭彥章。楚有姚彥章。同時爲將者凡四彥章。

李克用救王處存

前言新唐書不應以李克用入沙陀傳。然敍事尙詳。約四千一二百字。薛史遂以克用入本紀。要詳贍。約

一萬一百餘字。歐史附敍於莊宗紀。約不過三千字。刪去者幾四之三。如光啟元年。幽鎮李可舉伐易定王處存。克用救之。今定州曲陽縣北嶽廟內有克用題名。平州黃華蕃作恆山石墨攷所載凡三。卽克用十一種。深澤王灼摹揭贈予十餘通。親率兵過此。與處存同禱於廟而題者。顧寧人、朱錫鬯各有攷證。皆確切。此事雖非甚要。然處存固與克用共敗黃巢扶王室者。可舉因河朔諸鎮同惡相濟。惟易定爲朝廷所有。忌而欲滅之。則克用此事。亦爲忠義。而歐史不載。其餘削去者。薛史復出。學者自能參觀。未暇備陳。

唐有四都

歐史唐紀。同光元年四月。卽皇帝位。國號唐。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十月。滅梁。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三年正月庚子。如東京。三月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據此唐有四都。職方攷一一書之。東都、西都、北都、鄴都也。攷薛史唐紀云。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府名不宜刪去。改縣名本可入地理志。不必入紀。然歐史不志地理。但爲職方攷。既簡極。紀又略去。則建置沿革。幾於無徵。況此乃都邑。非他州縣比。歐公平生閒文浪語亦多矣。於典實何吝惜筆墨如此。至自汴州。法春秋也。春秋於魯君出至他所而返國。則書公至自某地。如桓二年公至自唐是。莊宗一生不識洛陽門。此初到。因其都於此。故效此書法。要之當據實書至洛京可耳。薛史作車駕至西京。此當作

洛京傳寫誤復西都事歐書於十一月辛酉時尙在汴也薛則書於十二月戊寅至洛已九日矣二者不同未知孰是而薛史云改僞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汴州開封府復爲宣武軍亦較詳其餘各州軍亦具書之改東都事薛史云詔本朝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幷州爲北都近以魏州爲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竝爲次府亦較詳于愼行穀山筆塵形勢篇云五代以大名爲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于說是此鄴都與曹魏鄴都不同彼鄴都則今彰德府晉仍其稱見歐桑維翰傳大名府今仍屬直隸布政司歐史紀又書同光二年正月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薛紀又有停北都宗廟事而郡縣志又云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本朝都長安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明宗以叛將入汴聞莊宗遇弒入洛卽位仍以洛爲都也

新史意在別立體裁

李克用似未便與曹孟德一例故薛史雖作本紀稱爲武皇削一帝字稍示別異陶岳、王禹偁皆有此稱宋史第二百五十二卷郭從義傳猶仍此名大約當時人語如此歐史則以其事入莊宗紀但題爲莊宗而盡一卷皆敘克用事實所未安凡論贊不云論曰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頌之已爲可怪乃梁末帝竟無論贊意以末帝無大劣跡蒙父餘孽爲強敵所滅故置不論然卽以此意論斷亦可何以闕之使史

體欹側偏枯。克用事敍畢。既用嗚呼唱嘆。乃忽攷沙陀種族原委。克用功罪。槩置不論。唐莊宗、晉高祖、周太祖亦無論贊。則更不可解。唐愍帝、廢帝共一紀。而論贊獨論安重誨之死與愍帝之見弒。若廢帝之得失不及一語。亦失體。晉出帝紀論贊痛詆其封父敬儒爲王稱爲皇伯事。愚謂滿腹是議濮王一種見識。故有此論。衝口而出。皆觸著平生蘊蓄。但濮議多謬而執此以譏出帝之絕其本生。未爲不是。予所未喻者。一篇本紀。綴以論贊。自當詳說其政事得失與致亡之由。乃獨摘一事論之。其餘皆置不道。何哉。漢高祖、隱帝共一紀。而論贊獨論高祖黜開運號一事。隱帝則隻字不提。亦非。唐愍帝紀末但云戊辰如衞州。便闋然而終。徐注云。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弒鄂王也。注雖如此曲說。其實應幷後事書之。使首尾完具。不當作此不了之筆。卽不然。亦宜接一句云。後事在廢帝紀。今懸空縮住。全無結構。成何體製。總而言之。歐公以薛史爲平鈍。欲法史記。意在別立體裁。決破藩籬。致此紛紛。聊於紀論之餘不具。

甲子歐薛與通鑑目錄異

薛史。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歐史不書。非也。薛於此下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歐史云。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不言朔。則亦以辛未爲朔。此下所書。二史詳略懸殊。而大判則同。薛史書十月事至庚子止。當爲三十日。下書十一月辛丑朔。又書丁未日南至。則七日也。計是月當小盡。何則。下文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則甲子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己巳是二十九日矣。歐史

亦言十二月庚午朔至洛。必與薛合。通鑑目錄。是年十一月庚子朔。八日冬至。與歐、薛不同。十七史似此者似非一處。偶摘此條。

尊號刪削

同光二年二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薛史睿武下多至德二字。此當時實事也。歐公乃加刪削。則何以傳信乎。大約歐史此類非一。不能枚舉。

東京王莽河

歐史同光三年正月。如東京。射雁於王莽河。東京即魏州。今大名。此事薛史亦載。前九十二卷據新、舊唐書攷王莽河在唐代、德閒尚微有河形。至莊宗又一百六七十年。河身夐涸。大約僅存洲渚。要與滑縣之河不相通矣。予嘗行大名城外。投宿旅店。一望斷塹荒岡。幷塘濼涓流。渺不可見。蓋金、元以降。汲、胙之流已絕。滑且無河。矧此地邪。

閔帝改愍

唐閔帝、明宗之子。據薛史乃晉高祖卽位後所補謚。本紀內此字凡數見。甚明析。而末帝紀中又屢見之。確然無疑。而歐史改爲愍帝。原歐意。當因唐莊宗謚爲光聖神閔孝皇帝。嫌複閔字。遂率意改之。但說文卷十下心部。愍、痛也。从心昏聲。卷十二上門部。閔、弔者在門也。从門文聲。二字判然不同。何得輒改。改之

則失實矣。通鑑雖不爲閔帝作紀。但附見其事。然亦作閔。王溥五代會要第一卷帝號同。至後唐廢帝。薛史本作末帝。五代會要同。攷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張昭等撰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係周世宗時所修。若果彼時已稱廢帝。則後來王溥、薛居正何苦必改爲末帝。反使其與梁末帝相混。王溥、薛居正一輩人誠實謙退。必無此事。必是歐公所改。陳振孫係宋南渡後微末小儒。震駭大名。反改張昭原稱末帝者以就歐稱廢帝耳。至宋史出元季陋儒手。藝文志作愍帝、廢帝。更無怪矣。晉出帝。薛史作少帝。五代會要同。歐以其爲契丹所虜。援周衞毓及魯哀公號出公之例改之。

通鑑於被弒或失國者。輒降稱王公。如劉宋少帝改稱營陽王。後廢帝改稱蒼梧王。陳廢帝改稱臨海王。後主改稱長城公之類。此等本是帝。何以降爲王公。又如五代梁末帝則仍稱均王。後唐廢帝則仍稱潞王。晉少帝則仍稱齊王。皆復其初封之王號。恐皆非是。

通鑑第二百七十九卷攷異引閔帝實錄作閔。又引竇貞固晉高祖實錄、蘇逢吉漢高祖實錄。則又稱爲少帝。要之閔帝實錄最在前。當從之。

周世宗大毀佛寺

歐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夏五月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薛史全錄詔文八百餘字。歐公括爲十九字。誠簡淨。然此乃當時實政。今薛史復出。讀之殊不厭其繁也。詔文有云。近年私

度僧尼。日增猥雜。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爲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諸道州府縣鎭。應有敕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敕額者。竝仰停廢云云。予得澤州陽城縣龍泉禪院記拓本。守澤州司法參軍徐綸譔。末題大周開基之二載歲直壬子三月壬申記。是周太祖廣順二年也。又有鄉貢進士王獻可譔後記一篇。末題顯德三年歲次丙辰九月丙申記。則當世宗時。前記言主僧慇公請於郡牧。因飛牋奏於唐。乾寧元年十月。降敕額爲龍泉禪院。後記則云。大周皇帝承祕之二祀。震雄風。匡霸業。從諫辭。遂賢良。外則以四夷未王。尙征伐而執戎事。內則以百揆方序。興禮樂而敷文德。皇綱旣已大矣。儒風又已亨矣。乃有釋教。爰疚宸衷。慮眞俗而相參。遂鼎革而垂制。凡曰梵宇。悉去無名。九州四海之中。設像棲眞之所。竝掃地矣。是院以有唐乾寧元年所賜敕額。時雖綿遠。名仍顯著。徵其驗而斯在。詢其由而匪虛。遂免雷同。得安雲構。蓋存舊制。式叶新規。得非澄汰合宜。隆替有時乎。此皆與歐、薛二史合。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五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家人傳首敍引極言女色能敗人國。與後宮者傳論言女色之惑捽而去之之易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梁家人傳。太祖之母事敍畢。又敍追尊。與紀複。雜傳和凝傳敍晉高祖幸鄴。凝慮安從進反。請豫爲宣赦命。將以待之。與從進傳複。又雜傳王晏球傳敍其與契丹戰事。與附錄契丹傳互有詳略。歐節字縮句。惜墨如金。偏有此冗文。宜歸併一處詳之。而於他傳互見者則云詳某處。吳縝五代史纂誤所摘文複各條。茲不載。

骰子

廣王全昱傳有骰子。又董昌臨民訟擲骰子以決勝負。見吳越錢鏐世家。案廣韻骰子、博陸采具。出聲譜。案其意。當爲从骨投省聲。說文卷四下骨部本無此字。新附亦無。而温庭筠詩。玲瓏骰子拋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則此物以骨爲之。

梁諸王互有詳略

歐公梁家人傳與薛史宗室諸王傳互有詳略。然太祖八子。其封號事蹟。頗有歐詳而薛史反略者。如第三子友璋。歐敍其初爲壽州團練使。直至末帝時。爲武寧節度使。頗備。薛史於本傳及末帝紀中皆不載。今有末帝貞明三年十一月辛丑榮陽鄭義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記。在河南許州龍興寺。亡友錢唐周天度讓谷知州事。揭以寄予。記言義爲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瑕邱。主當許下。武寧親王卽友璋。與歐合。瑕邱今山東兗州。許下今河南許州。主者府主。而武寧、徐州軍名。義寄家於兗。而己身則從友璋於許也。蓋友璋本由陳許一鎭徙武寧軍。雖徙未赴徐。時猶在許。義尙從在許。故造此幢。

博王友文傳未了

博王友文傳敍至友文留守東京之下便止。其事未了。與前唐愍帝紀末同。其下卻接庶人友珪者云云。當於東京之下添一句云。後事在友珪傳。庶人友珪宜提行另起。

溺涎液斗餘

唐明宗家人秦王從榮傳。明宗病。溺涎液斗餘。通鑑注薛史作便溺升餘。案此見今本舊五代史第四十四卷明宗紀。

劉延皓事未了

唐廢帝家人傳。廢帝后劉氏之弟延皓事。敍至爲天雄軍節度使。被張令昭逐走。帝但削延皓官爵而已。便止。此處尙不見延皓下落。如何住得。薛史則延皓自有傳。此下言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自經死。但不甚吝惜筆墨。只須多敍兩句十七字。則首尾完具矣。前代皆別有外戚傳。今附見后傳中。又作此不了之語。壹意剷削。毋乃太簡。通鑑攷異引唐實錄。以延皓爲劉后姪。薛史作弟。歐從薛。

重貴降表出亡事

薛史於晉少帝紀載其上契丹主降表。太煩。非體。歐改入晉家人高祖皇后李氏傳。爲得之。且薛史只有帝降表。而歐幷全載李后降表。亦爲可喜。契丹國志所載與歐同。又歐目少帝爲出帝。於紀末只用契丹滅晉一句結束其出亡以後事。亦別見於高祖皇后李氏之下。裁翦頗工。薛史少帝紀末歷敍出亡以後猥猥事。殊爲失體。不如歐史。薛史末段言周顯德初。入自塞北至者。言帝無恙。歐用之。而添一句云。後不知所終。亦覺比薛語氣爲完備。

馮后事敍述不明

歐敍出帝后馮氏本重允妻。既不言姓。似是宗室。而絕不言重允何人。重允死而出帝娶之。其下突言契丹責帝納叔母。讀者疑重允與重貴同行。何以稱叔。及讀至下文別一篇敍高祖之叔父兄弟子孫。方知重允本高祖弟。養以爲子。故與其諸子之名排行。敍事如此。太求省筆。殊眩人目。應於前先揭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樞密使之名始於唐以宦者爲之至朱梁後唐則以朝臣充之自是遂奪宰相之權而宰相反擁虛名矣（說見容齋三筆第四卷）歐史唐臣郭崇韜傳莊宗卽位拜兵部尙書樞密使滅梁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薛史則云莊宗卽位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尙書充樞密使誅梁氏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鎭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係加銜歐史刪之差可不曰守曰充而以拜統之未妥至拜侍中雖已爲眞宰相然唐宰相制度已詳第七十四、第七十六、第八十一、第九十二等卷矣而至此時則其制又變蓋唐時侍中中書令不輕授而同三品同平章事卽爲宰相若五代則又必以兼樞密者方爲有相權如豆盧革輩但有相名耳自當如薛史先言以侍中兼樞密次及兼鎭爲是成德卽鎭冀宰相兼節鎭始於唐如李林甫、楊國忠皆然但居京師遙領不赴鎭此莊宗以寵崇韜也又歐史安重誨傳明宗卽位以爲左領軍衞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尙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案固辭者辭大將軍也改尙書者由大將軍改也使如故者樞密使如故也郭崇韜、安重誨皆忠於謀國而誣杆見殺作合傳配搭頗精若論贊中言兩人皆爲樞密因專論樞密奪宰相權餘皆不及此論贊之變體惟是薛史重誨傳已殘缺據王溥五代會要所載唐莊宗宰相五人使相三十一人兩處內皆有崇韜此可見遙領者亦爲使相矣何也崇韜未嘗出

鎮也。乃明宗使相三十八人中有重誨。以重誨實曾爲河中節度也。而宰相十八人中反無重誨。則大不可解。豈歐史云加侍中中書令皆失實乎。樞密雖有權究非相乎。此當闕疑。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死。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於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譌舛。令人嘖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

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之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衞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守魏固楊劉自鄆襲汴

崇韜曰。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案汴州之州。南雍本作用。用字佳。歐史此段乃梁、晉興亡大關目。所敍亦差簡明。但薛史載崇韜說莊宗之言。則云。聞汴人決河自滑（今滑縣屬河南衞輝府。）至鄆（今東平州。屬山東泰安府。）皆在河南岸。非舟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段凝時駐守滑州。）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本作汝陽。以意改。）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壖。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鄴。（今直隸大名府。當時名曰鄴。卽魏州。）保固楊劉。（見下文。）陛下親御大軍。倍道直指大梁。（今河南開封府。）云云。此段於

情事尤詳析。若歐史則未免刪改太多。向來史家動稱梁、晉夾河之戰。此戰蓋相持數年。方得滅梁。大約東起楊劉。西至濬、滑。沿河皆戰壘也。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胡三省注楊劉。引九域志在鄆州東阿縣。極精確。其閒扼要處爲德勝。夾河兩岸皆有城。號南城北城。見新唐書王建及二傳。又有楊邨。有潘張。有麻家口。新唐臣符存作麻家渡。周德威傳有景店。有馬家口。有鄒家口。有清兵驛。有王邨。有高陵津。此皆河津夾寨梁、晉戰地。胡注亦不能一一鑿指。薛史以決河自滑至鄆一句括之。甚妙。大約諸地名總在此一句中。通鑑敍此事作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今山東曹州府。濮今濮州屬曹州府。及鄆。以限唐兵。尤明。此水乃梁人所稱護駕水也。其時莊宗以魏爲都。故須固守。而楊劉則極東河南岸旁所築城。亦須固守。方可從此而南自鄆襲汴也。前第八十九卷楊劉一條已攷此事。今再將諸河津地名攷之。則當日戰地情形益可見。又觀此。則自滑至鄆。爲決河所行之道。而經流亦相去不遠。今則桑麻徧野。一望皆成平地。曾無涓滴河流。試就梁、晉事尋之。猶可想其遺跡。禹貢錐指除解經再商外。其於後世事則詳明可取。卷首有唐大河圖。攷之則五代河形亦自了然矣。

觀第六卷唐明宗紀、第四十四卷康延孝傳并崇韜傳。勸莊宗自鄆襲汴。三人所見如一。莊宗又果銳。梁安得不滅。若從鄄渡河而來。則段凝重兵駐守滑臺。其勢必來爭戰。未便長驅而南。故必迂道從楊劉夜渡。自鄆入汴。凝本怯懦持兩端。即使覺之。亦必觀望不前。梁若未遽滅。則諉言未及覺知。故不急赴救。梁

一滅則旋踵降唐矣。唐人早已料破。定計之妙如此。是以所向無敵。所以必守魏者。莊宗爲欲滅梁。從太原遷此根本之地。隔河對岸卽滑。梁重兵在焉故也。通鑑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武皇帝紀。永初三年五月。帝崩。九月。魏人入寇。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又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欲伐魏。帝策軍勢。先言乘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先取碻磝、滑臺二城。幷虎牢、洛陽。然後下文言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過河卽成擒。彼時魏都平城。卽今山西大同府。尙未遷洛也。觀此二條。則知南北朝時。滑在河南。唐沈亞之下賢文集第三卷魏滑分河錄云。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欲救其患。聞故有分河之事。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其功尙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隄防不固。竊以黎陽西南迴壖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洛、滑以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河勢日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請曰。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巳哉。帥曰。黎陽與滑俱帝土。人有不幸。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棄細。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地爲惜乎。顧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尙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趣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之。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開流二十里。

復會於河。其壖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案新唐方鎮表。肅宗上元元年。置滑衞節度使。號永平軍。治滑州。卽今河南衞輝府滑縣。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號天雄軍。卽今改義成。治滑州。卽今河南衞輝府滑縣。在黃河之南岸。廣德元年。置魏博節度使。號天雄軍。卽今直隸大名府。治元城縣。在黃河之北岸。今則禾麻徧野。廬舍相望。撫茲日之桑田。何知昔時之滄海乎。觀亞之所錄。則唐時大勢。尙可想像得之。南北各書、新舊唐書皆無河渠志。河事須旁攷而得也。趙彥衞雲麓漫鈔第二卷載東京至女眞御寨行程云。東京四十五里至封邱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云云。彥衞此書。當宋光、寧間。其時河已徙陽武而南。汲、胙之流已斷。滑反在河之北。今則視彼時徙而愈南。河壖去滑遠矣。當梁、晉夾河戰爭時。河形大約與唐元和不異。魏、滑南北對峙。而魏乃晉都。滑對岸最近。梁人防晉切要處也。梁人決河以限晉兵者。若是專指大河。則彼時之河。卽奪漯出朝城者是。其流必大。似無待於決。且晉人之渡河而軍者多矣。河南之地。晉兵充斥。但恃經流。未足限隔晉兵。故予前於八十九卷以爲此恐別是小支流。蓋多爲之阻。使不得便耳。其如晉人之勇銳。竟長驅入汴何哉。

晉兵之神速。不但以段凝怯懦觀望而已也。梁既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晉兵。當晉之自鄆襲汴也。已渡河而南矣。而段凝精兵在滑。若欲赴救。反在決河之北岸。曩所恃以限晉兵者。今反自限隔。通鑑載李嗣源之策云。段凝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

至近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又敬翔謂梁主曰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胡三省注云言凝欲還救大梁爲決河所限其道回遠此二節敍事情狀如繪

決河爲害見於史鑑纍纍不絕書想趙宋橫隴之決尙是朱梁貽禍生民餘毒數百年

史匡翰尙高祖女

歐史史匡翰傳尙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薛史則云長公主高祖之妹予得匡翰神道碑拓本朝議郎尙書吏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譔待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閻光遠書碑云尙魯國大長公主二史皆省大字然據碑則惟其爲帝之妹故加大字以別之若帝女則但稱長公主矣五代會要第二卷載諸帝女晉高祖長女降楊承祚非匡翰封秦國公主又封梁國長公主非魯國故知薛史是也歐史書其官略薛史則詳終於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鎭卒皆與碑合惟碑有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衞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幷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及贈太保則薛史亦省

孟漢瓊宋令詢歐皆無傳

歐史朱宏昭馮贇傳明宗病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宏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是時宏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

朝。宏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愚謂從珂之反。皆爲朱、馮欲召漢瓊入。輒易三帥。故反。而愍帝被弒矣。漢瓊罪首禍魁也。薛史有傳。幷載殺秦王從榮皆出其謀。從榮雖當誅。然漢瓊設心乘亂倖功。已爲可惡。乃從珂纔反。卽單騎馳至澠池謁見。自預從臣之列。傾險若此。歐竟不立傳。以垂炯戒。可乎。柳開河東集門人張景編。第十四卷載其仲父承晊墓志銘。長興時。誅秦王從榮。宣徽使孟漢瓊馳傳就鄴宮召宋王從厚。仲父爲有司主牋奏。告王元從都押衙宋令詢曰。竊聞帝疾彌亟。秦王夷戮。今一單使徵王。王卽挺身往。未爲利也。大臣奸豪。賡相結附。但苟其身。不顧於國。王至。孤坐宮中。但名曰君。天下安危未易知。不如盡率府兵。步騎齊發。案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禮冢之。我兵在衞。強者繫之。亂者翦之。而後遵上先旨。不爲失耳。不納。王卽去。令詢至洛。果出磁州刺史。王之屬臣。悉爲馮贇、朱宏昭輩遠之。不復邇帝也。後鳳翔兵起。帝遇禍衞州。歐不但不作漢瓊傳。幷附見宏昭傳者。亦不能帶補漢瓊數語。以見其始末。幷宣徽使三字亦削之。且使柳承晊之計行。翦除權姦。愍帝位固矣。歐、薛皆不載。蓋未能搜補。此差可。而薛史卻有令詢傳。敍其被擯。正與柳開合。又言其始終只事一君。知書樂善。動必由禮。聞愍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此五代完人。應入死節傳。歐乃刪落隻字不存。又不可解。

桑維翰子孫

歐史於桑維翰。其謀議刪削過甚。亦不見其子。而薛史甚詳。維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幷載維翰爲子讓官事。王禹偁小畜集第四卷懷賢詩於維翰推許甚至。末云。子孫亦不振。天道難致詰。此謂其後人入宋者。

死節死事

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爲特立一死節之目。共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不愧。而待朱梁則過優。

史建瑭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在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瑭傳。則又亂矣。卽元行欽、桑維翰。亦死事也。而但爲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不亂。王得中爲北漢使契丹。被獲於周。不以情告。世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

若黃震日鈔第四十九卷。謂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結纓之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辱之雜傳。惜哉。何不以其死爲守節而死邪。愚謂如震言。直欲以師範入死節矣。既降梁。難入死節。入雜傳又實太屈。總因多立名目。又將五代打和。故多不穩。若如舊史之逐代各斷。名目不錄。則無此失。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楊涉、凝式父子。歐、薛互有詳略。歐本尙簡。而以涉入唐六臣傳。敍其家世歷官本末一百三四十字。頗元備。薛史於凝式傳附父涉。但云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只十五字。凝式歐附涉傳。只二十九字。而薛史則四百餘字。敍其自唐昭宗時登進士第授官。歷事六代九姓。至周世宗顯德中死。甚詳。張世南游宦紀聞第十卷載凝式事。皆與薛史合。紀聞云。爲張全義留守巡官。薛史作張宗奭。宗奭卽梁太祖賜全義改名。惟紀聞唐明宗時歷工禮戶三侍郎。薛史作工戶二侍郎。紀聞字景度。薛無。紀聞年八十二。薛云八十五。爲小異。凝式諫其父勿爲押傳國寶使。紀聞與陶岳五代史補皆有。但如凝式之爲人。世南譽以節義。得毋可笑。

義兒不當別目

歐公既以純乎一朝者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爲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爲義兒。作一卷。多立名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爲標異之。

山東

義兒李存孝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死事張源德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鎭定皆附於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謂太行山之東。卽以河北爲山東也。說已見第三十五及第九十等卷。

李斥威

吳縝五代史纂誤卷中舉李存孝傳求救於幽州李斥威斥威兵至而殺之云案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今汲古閣正作匡歐公避宋太祖諱闕筆耳縝之駁妄矣予嘗購得宋板春秋纂露解洪範爲天下王采其深察名號篇云深察王號大意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往科獨斥字積疑莫釋質之盧學士文弨以爲匡字闕筆予爲拊掌稱快學士當千載下能識宋事縝生長北宋乃不知廟諱邪

又如新唐書藩鎮傳李匡威與弟匡籌幷新五代史梁太祖紀趙匡凝唐臣傳史匡翰職方攷匡國軍匡義軍之類皆不闕筆此皆後人所改在當時本闕筆作匡久之而傳寫之誤遂變爲斥朱子注論語稱趙匡之字曰伯循宋人避諱本無定例

李存進互異

歐史李存進傳與薛史尤多異予得存進墓碑搨本立於同光二年判官呂夢奇譔參軍梁邕書幷篆額顧寧人云今在太原縣錢大昕辨歐史存進本姓孫名重進當太祖卽用克攻破朔州得之卽賜姓名養爲子碑則存進從克用破黃巢直至景福二年始賜姓名補右廂義兒第一院軍使上距破朔州甚遠歐史存進歷慈沁二州刺史碑則太祖時權知汾石二州莊宗時眞授石州刺史再知汾州又授慈州刺史又權知沁州實未眞授沁州刺史通鑑載存進爲天雄都巡案使碑則爲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又碑言存進

字光嗣。年六十八。歐史失之。予攷薛史載賜姓名之年。正與碑合。與通鑑不同者。薛誤亦與通鑑同。字光嗣。薛史亦漏。年六十八。薛史作六十六。要之薛史敍事詳明。大略則與碑同。

李茂貞改封秦王

雜傳李茂貞傳敍唐昭宗出居華州後。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又敍至梁太祖卽位。諸侯彊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但稱岐王云云。其下文又敍至唐莊宗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以其耆老。改封秦王云云。以上各段皆有誤。薛史第一百三十二卷世襲傳與歐史略同。改封作進封。皆非是。通鑑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三月。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河東卽克用。鳳翔卽茂貞。淮南楊渥。西川王建也。又第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進岐王爵爲秦王。攷異曰。李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此二處亦皆有誤。攷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薛昌序譔。王仁恭正書。秦王卽茂貞。此碑予現藏有搨本。稱碑立於天祐十九年二月。天祐十九年者。歲在壬午。梁末帝龍德二年也。據此則是時已稱秦王矣。再攷舊唐書昭宗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是年歲在癸丑。茂貞稱秦王始於此。曰進封。則自此以前蓋

爲岐王矣。岐惟鳳翔。而秦則大名。故云進也。若昭宗出居華州。則在乾寧三年。歲在丙辰。歐史乃於丙辰之後方書封岐王。豈不謬哉。通鑑則書封岐王於天復元年。歲在辛酉。皆大誤也。歐幷於梁太祖、唐莊宗之世言茂貞稱岐王。豈知茂貞封秦。下距莊宗入洛歲在癸未。已三十餘年矣。實錄本無誤。莊宗特因其舊封。錫以新命。非改。亦非進。司馬君實反以實錄爲誤而強改之。以碑爲證。乃得其實。茂貞唐之叛臣。唐不得已加之大封。而逼唐愈甚。屢屢稱兵犯闕。如史所書。罪惡轉不甚顯白矣。顧氏絳以碑中秦王係茂貞所自稱。尤非。又天復年號止於四年三月。四月卽改天祐元年。今碑述前事。有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歲乃改稱天祐。然則通鑑云梁篡後鳳翔仍稱天祐。亦不確。蓋惟河東、淮南稱天祐。而茂貞與西川仍稱天復。至壬午歲。晉王李存勗未建尊號。而有指日滅梁之勢。茂貞不敢自異。故改稱之。歐李彥威傳云。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晉字乃岐字之誤。萬氏斯同紀元彙攷。岐於梁篡後歷稱天祐。亦誤也。

韓建德政碑

歐史韓建傳敍其初起至入蜀。從僖宗還長安。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以下頗美其政績。薛史則建之入蜀。乃田令孜啗以厚利誘之。非建自欲扈從也。歐史此下書大順元年從張濬伐晉。此事薛史無之。此下歐史歷箸其逆節。結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殺宰相。謀廢昭宗。晉兵至乃還。此二年事。又書乾寧三年

請昭宗幸華。遂以兵劫昭宗。殺親將李筠。逐散衞兵。又圍十六宅。殺諸王。昭宗無如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封建潁川郡王。建辭。乃封許國公云云。薛史載建政績。頗與歐同。又云。俄遷華商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平章事。而不言立碑事。餘則略與歐同。歐史失書節度使及太尉。固非是。而昭宗爲建立德政碑。其文司空圖譔。載一鳴集第六卷。係乾寧元年。歐書於三年殺諸王下。尤誤也。文中稱華商節度使太尉潁川郡王。而題則云華帥許國公者。讓王封受公爵故也。敍其封王事則言本郡王者。建許州長社人。潁川則本郡也。敍讓封事。則言誠在求能。形於崇讓。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瀝懇數十上。則是時又加太保。而歐、薛皆遺之。文約二千三百字。諛詞夸飾。極盡褒揚。若其時昭宗已至華。斷無不頌其迎奉忠勤。乃隻字不及。且乾寧三年。建凶燄益張。刻刻欲謀廢君弑君。（見金張建撰濟安侯廟碑。予亦藏有拓本。）但力未至耳。豈徒立碑所能慰安乎。則歐書於三年。誠誤矣。封王公乃元年事。歐、薛書於光化元年。又皆大誤矣。建之悖逆。罪不勝誅。司空圖卓行傳中人。乃如此獻媚。但乾寧元年。建惡尚未彰露。則圖猶可恕。倘作於三年。豈得爲有人心者乎。張濬敗歸。狼狽逃竄。僅以身免。碑乃云擒戮五六千衆。收奪堡寨七所。眞堪一笑。厥後建父子同時爲亂軍所殺。薛史頗詳。讀史者至此稍快意。歐乃刪去其子見殺事。何哉。

盧光稠等傳

第四十一卷盧光稠等傳。皆薛氏舊史所闕而歐補之者。

朱宣誘汴亡卒

朱宣傳敍宣救梁太祖。破秦宗權。後太祖欲幷呑諸鎭。卽馳檄言宣誘其軍卒亡以東。因攻滅之。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德爲怨而反噬之者也。薛史則竟實敍宣誘汴卒。以爲果有其事。薛史不如歐史遠甚。薛史稱梁爲我。又爲王師。皆本梁實錄。故多曲筆。

歐史於此事先見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尤爲明顯。

惕隱

雜王晏球傳。王都反。契丹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惕隱、典族屬官。見遼史第一百十六卷國語解。此事見附錄契丹傳。而彼作惕隱赫邈。赫邈其名。而晏球傳屢單稱惕隱。似誤認爲人名。

王殷寃死

歐史王殷傳。爲天雄節度使。廣順三年九月。求入爲壽。太祖懼其疑也。止之。明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殷來朝。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力疾御滋德殿。殷入。卽命執之。已而殺之。曰明年。則四年也。攷通鑑二百九十一卷。廣順三年十二月丁未朔。殷之見殺。在壬申月之二十六日也。本紀同。是月小盡。明年正月丙子朔。改元顯德。十七日壬辰。崩矣。距殷死二十日耳。歐公本不誤。但有事上必須加一將字。無此字則

下文是冬爲何年之冬乎。殊混目矣。通鑑力表殷之被誣冤死。極是。歐公於紀傳。皆未見其冤。而辭史本傳更多周內文致語。柳開作仲父承昫墓志云。廣順高祖時。仲父爲有司主兵騎。外女弟劉爲留守王殷妾。殷視我姬家也。及禮圓丘。詔殷入覲。殷典衞兵。權勢動主。深惑去就。私問仲父。以決其謀。曰。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也。不答。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殷卽赴闕。高祖殺之。仲父嘆曰。鄴自唐莊宗後。歷變叛非一。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類晉、漢。殷將不行。必須作亂。戈甲一臨。城潰族滅。非惟連我之家。其惟動國典戎擾撓中夏。殷去卽止。殷不利耳。吾豈以苟殷一身而反爲國害乎。所以吾不答殷。以安國家也。此說則恐係開欲飾仲父忠智。附會爲之。其實殷有何罪。

兩王景崇

新五代史第五十三卷雜傳有王景崇傳。死於周隱帝時。新唐書第二百二十四卷藩鎭鎭冀傳有王景崇。乃王鎔之父。死於唐末中和二年。同姓名。非一人。

馮道自敍

方氏苞望溪集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謂妙遠而不測也。歐公之思深。望溪之悟微。洵兩得之。抑諸傳無論贊者多。有者少。獨道傳之前先空發議論一段。斷定其無廉恥。歐公

固豫爲癡人不識文章者地。揭明宗旨。不待鉅眼乃能識破。又用王凝妻李氏相形。見道巾幗之不如。尤爲刻毒。昔孔子黜鄉愿爲德之賊。卻不說鄉愿如何。至孟子始曲意描繪。先代鄉愿口吻。刺譏狂狷。然後一語斷之云。閹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又申說之云。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孟子宛然爲道畫出小影矣。要之五代之際。國如傳舍。君如弈棊。如道之所爲者甚多。只因道偏好自矜衒。又浪得美名。齒德位望兼優。反令後世笑罵不已。正如無鹽嫫母。若過自韜斂。亦復何與人事。反欲爭妍出相。搔首弄姿。婢媵輩又復爲之塗澤粉黛。遂令觀者作惡不可耐矣。道雖智。其自敍不甚愚邪。

歐公謂道無恥。愚謂道不知命。命者不可知者也。知命者以不知知之。蓋善餘慶。惡餘殃。此儒者所據之理。利必趨。害必避。此小人自全之術。若以命言。二者皆不足恃。道周旋危亂。卒以富貴壽考終。此道之命也。道竟自謂有術焉以致此。此之謂不知命。

或云。道著長樂老自敍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長樂乃標其郡望。非謂長自取樂。愚謂篇中誇張其顯榮貴盛。雄暢快適。滿紙淋漓。自詡忠孝兩全。結尾兩句云。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明明點出胸懷本趣。彼愛道者。尙欲曲爲回護。豈能解其穢乎。遺詩云。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其知命如此。而吾以爲不知命正在此。道意明明自

負能行好事。故有美報。試問古來聖賢無端蒙難者甚多。道之行好事。遂能操券責報於天乎。又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道能於狼虎叢中取其富貴。故誇張如此。閱之令人嗢噱。又令人嘔噦。

薛史第一百二十六卷道傳獨爲一卷。首尾幾四千字。似駢鈍板重。然亦詳明可喜。論言道履行有古人之風。宇量得大臣之體。惟歷事四朝。比於女之屢嫁。其立意精當。措詞嚴冷。固未嘗不妙。後李琪傳言琪在唐爲霍彥威作神道碑。敍彥威在梁事。不目梁爲僞。爲道所駁。道歷事劉守光及唐晉、漢周。獨未仕朱梁。宜於此明目張膽言之。眞覺問心無愧。理直氣壯。讀之又不禁捧腹絕倒。

道有子吉

傳末綴以道有子吉一句。案薛史道自敍。道有六子。惟一早亡。餘五子皆通顯。歐公獨舉一吉。似以吉爲有可述而及之。乃又不加一語。毫無收殺。恐屬非體。吉於晉天福中已貴。入宋建隆四年而死。亦歷事四朝者。可謂肖子矣。其事蹟皆在五代。自宜略敍幾句。至宋史第四百三十九卷文苑傳有吉傳。稱其滑稽佻薄。無操行。好彈琵琶侑酒。如伶官狀。而五代史補又言吉於周世宗御前彈琵琶。世宗號其琵琶爲繞殿雷。吉之無恥。似甚於道。道方且以端方厚重率其子。豈知道卽吉之本色。而吉乃道之化身。家風勿替。

正所謂異曲同工者乎。如吉者。入之列傳。卻無不可。乃入文苑。宋史若此等處殊爲舛謬。此書無怪不慊人意。

劉昫無字

歐史各傳。或舉其字。或無字。皆無定例。若劉昫、宰相也。既爲之傳。自應有字。故舊史第八十九卷昫字耀遠。元戈直注貞觀政要同。而歐史偏去其字。不可解。尤異者。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首第一條云。漢高祖以劉季稱。光武以文叔稱。帝之有字尚矣。唐高祖字叔德。劉敬之書不載。史之闕文也。今新書高祖字叔德。昫舊書無之。然則昫字敬之。又與薛史不同。

吏部三銓

雜姚顗傳。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煩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攷新唐事崔琯傳。以尚書左丞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六部同在一省。但分曹耳。吏與兵既分東西。故吏部侍郎但分東中不言西。恐與兵部混也。

劉岳譏馮道

雜劉岳傳。馮道行反顧。岳譏其遺下兔園册。兔園册、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也。道大怒。薛史此事在

道傳中以爲語出任贊亦不云大怒歐陽公別有所據也北夢瑣言第十九卷云北中邨墅多以菟園册教童蒙意與歐同道之厚重皆僞爲之實非有大度能容物者岳累世爲公卿譏道寒鄙切中其陋態一時不能忍遂露本相不覺大怒歐是

書儀

雜劉岳傳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唐明宗詔岳增損其書公卿家頗遵用之案古爲書儀者甚多若唐瑾、鮑行卿、裴矩諸家見舊唐書經籍志今諸家與岳書皆亡司馬温公書儀正是吉凶書疏家人之禮疑以岳爲藍本

中華古今注

歐史馬縞傳因縞稱知禮爲禮官摭一時集議典制事盡入之幾八百字薛史殘闕僅存約二百字今有中華古今注三卷載吳琯古今逸史所言多典禮題曰太學博士馬縞集而歐、薛二史皆未之及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六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五代土地梁爲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爲最大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爲最小唐起雁門鎮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爲攻取計自後遂盡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幷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而地尚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爲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前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爲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攷自明此攷雖簡略然提綱挈領洗眉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及

梁晉爭澤潞

梁晉之爭也河北諸鎮忽梁忽晉殊難攷矣卽以澤潞軍名昭義晉改安義梁又改匡義晉滅梁又復名安義言之此鎮梁晉所必爭據歐史唐紀晉王李克用於中和三年初破黃巢爲河東節度卽攻昭義孟方立取澤潞二州大順中梁將葛從周取潞言潞則澤歸梁可知光化二年克用將李嗣昭又取澤潞天復元年梁將氏叔琮又取

澤、潞。天祐初。克用子存勗曰。今天下勢。歸梁者十七八。趙（今眞定府）、魏（今大名府）、中山（今定州）莫不聽命。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所憚惟我與燕劉仁恭云云。時晉又攻取潞。遂以李嗣昭爲節度。則此軍長爲晉有矣。克用卒之年。梁人復攻潞。而莊宗於新喪中又破梁軍於上黨。置酒三垂岡。囊矢告廟。則澤、潞長屬晉矣。故歐史於天祐十八年臚列諸節度勸王卽帝位中有昭義也。同光元年四月書卽帝位。而下文八月又書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徐無黨云。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愚謂上卷歐史具書梁、晉澤、潞得失。無黨乃爲此言。其憒憒幾如不辨菽麥者。乃靦顏注史乎。歐史於此下書十月壬申如鄆州襲梁。己卯卽滅梁矣。用八日滅梁。迅速如此。蓋自滑、衞渡河。此自北而南直取之。自鄆襲梁。繞東而行曲取之也。梁有澤、潞約兩月耳。是年春爲晉之天祐二十年。稱帝改元在是年四月。滅梁在十月。而梁人之暫有澤、潞。卽在是年之八九月間。攷是年歲在癸未。卽梁龍德三年。薛史於三月言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降梁。莊宗謂李嗣源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云云。而通鑑目錄第二十七卷。梁均王紀。於龍德三年言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遣董璋攻之。又云。帝召王彥章助董璋攻澤州。璋拔澤州。殺裴約。通鑑第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紀。於同光元年春載李繼韜受晉命爲安義（卽昭義）留後。而欲自託於梁。使弟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要安義軍曰匡義。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二紀。（胡三省曰。故使

懿籍父嗣昭也見其志滅仇讐捐館未葬郎君遽背其親吾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以葛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又於秋七月後載裴約遣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生此梟獍胡三省曰李嗣昭於帝爲兄裴約能知逆順顧李紹斌曰澤州彈丸地朕無所用胡三省曰自幷路窺懷洛則澤州爲要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注此條甚妙觀此可知晉所以爭澤潞之故矣卿爲我取裴約以來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此下書十月辛未朔又書壬申帝自楊劉濟河至鄆州己卯滅梁與歐紀略同攷目錄是年八月壬申朔十月辛未朔俱合則八九兩月一月大一月小裴約之死必在八月初而莊宗入汴梁主見殺在十月八日則梁人之有澤潞只兩月可知周廣順二年澤州龍泉禪院碑言其先主僧慜公以天祐十九年示寂顧寧人遂謂此地本屬梁碑乃追削梁號而稱天祐案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悉入於晉此年乃晉稱天祐十三年此時河北已悉入晉況十九年乎卻因明年天祐二十年卽同光元年正當滅梁之歲而梁人反有暫取澤潞一事寧人記憶不審誤以爲十九年遂率爾有此論其實碑文據實以書非追削梁號也寧人攷古本極精核此乃偶失之

職方攷中有表

歐公改志作攷而職方攷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卽表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五格每代有者書有無者空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爲都者書都在他國

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而又書他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軍罷州存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下注軍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者。若澤、潞直書唐不曰有。以其有（去聲）之甚暫。不足以爲有也。觀此益見顧寧人之誤。

通鑑同光元年四月卽帝位下云。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通鑑此文采自薛史。胡三省注云。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鄴、洺、磁、鎭、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忻、代、嵐、石、憲、（音獻）府、幷、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於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胡雖云云。其實此時潞州雖附梁。澤州仍爲唐守。

職方與馬令合與戚光異

陸游南唐書後附戚光音釋。列州軍之名。自注凡三十八。數之止三十七。此或傳寫之誤。就其三十七州軍中。有一處但作空格。旁注一攝字。不可解。餘三十六州軍。則似的然者。馬令南唐書第三十卷建國譜。列州凡三十五。數其下文所列之州。其目相符。今以二者校之。除兩處皆有之三十三州不論外。戚有而馬無者。一雄州。二通州。三雄遠軍。四南州。攷馬令譜彰州注云。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戚於南下夾注多作空格。中有漳名云云。蓋馬譜漳字傳寫訛爲彰耳。歐陽氏五代史職方攷亦作漳也。此卽今福

建漳州府。既是暫改俄復。何得言南不言漳。咸光謬甚。然則此州兩處實皆有。以上凡三十四州。此外所謂雄州者。據咸謂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此必暫置俄併者。故馬譜不取。咸列入亦非。通州亦不宜列入。咸誤甚。說詳後。其雄遠軍。據咸于昇州注謂以當塗置此軍。乃昇州所屬。何必另列。咸亦誤。若然。馬所有之三十五州。咸尚少一。則歙州也。此州職方亦有。不應咸獨無。空格注攝字者。必卽歙州也。因音近而誤。再以職方校馬譜三十五州竝同。南唐州數。以歐、馬爲是。咸光不可用。

南唐本無通州

歐史職方攷於吳、南唐所有各州。濠州之後列通州。其下於梁、唐、晉、漢四格皆空。于周則書一有字。又注云。世宗置。其橫格之後。繼以直行。則云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攷輿表第三卷揚州府通州下云。南唐于海陵縣鹽亭場置靜海都鎭。周升爲靜海軍。尋改爲通州。置靜海縣爲州治。略與歐考同。蓋自顯德五年以後。茲地已爲周有。方置州。其前本無州。歐史不誤也。陸游南唐書後附咸光音釋。列南唐州軍之名。中有通。注云靜海軍。則直以周、宋之州入之南唐州數中。此則咸光之誤矣。

八十陌錢

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牓示府州縣鎭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案短陌之制。顧

寧人日知錄此書今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第十一卷攷得自晉已有之并歷引抱朴子、梁書、隋書、舊唐書、沈括筆談、宋史、金史以證梁武帝唐憲宗、穆宗、昭宗、哀帝、五代後漢隱帝、宋太宗、金世宗各朝短陌事甚詳明獨無後唐莊宗同光中事容齋三筆第四卷云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此段亦首尾完備獨無同光事然則不但寧人未見薛史容齋亦未見也且寧人說正與容齋同而不著容齋名豈此爲暗合邪容齋以自破爲句寧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以寧人之精核決不舛譌至此豈傳寫偶誤邪

附論趙宋官制

薛史職官志不載往代之制直從五代敍起并五代亦簡略甚絕不臚列其制因五代皆沿唐制故惟有釐革升降者始志之其與唐同者並略去敍首已自言之予前論歷代官制亦詳矣書止於五代而趙宋官制雖承五季其閒委曲則更有難明者如宰相大抵類唐而宋則又以樞密參知爲執政也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分掌內外制。在唐已然。宋則遂目爲兩制。而又以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也。其次臺諫。其次庶寮。姑勿論。若外官則宋與唐大有別。藩鎭之權既奪。防禦、團練、採訪、觀察等使亦改。大約統率所部者。有帥、漕、倉、憲諸官。帥則諸路安撫使。漕則諸路轉運使。憲則諸路提刑案察使。倉則提舉常平倉。謂之倉司。唐節度多兼觀察及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宋則監司各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較唐爲煩。其餘州縣官亦姑勿論。若其結銜。又有異於唐者。總之趙宋人官制。不但所授之階勳爵邑。皆爲虛名。柳開作仲父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云。有階勳爵邑。略不之書。因其爲紙上空文。猥賤者往往得之。不足書故也。卽其身所居之官。亦但居此官而不任以此官之事。特使之食其祿而已。故謂之寄祿官。其所辦之事。別有一官。謂之差遣。蓋在唐季及五代。則分爲官與正官者是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

新舊五代史五

南唐諸臣見騎省集

薛史僭僞傳但略載僞主事。其臣多無傳。不如歐史稍詳備。如南唐主李景世家。敍陳覺等矯命發兵攻閩潰歸。覺與馮延己、馮延魯、魏岑、查文徽號五鬼。時景怒。而延己方爲宰相。宋齊邱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韶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延己、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景怒。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攷鈔本徐鉉騎省文集宋天禧中胡克順編。第十六卷熙載墓志銘載此事。但云爲權要所嫉。罷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逼地高。公廷奏黨與貶和州司事參軍。不明言其事。亦不備列其人。鉉與諸人同朝。故稍諱之。唐六典。諸州司馬與司士參軍各自一官。則當以墓志爲是。其第十五卷文蔚墓志銘。但言拜御史中丞。矯枉時事。無所顧憚。坐廷劾宰相貶江州司士參軍。并宋公亦沒而不言。歐史又載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周世宗來伐。泰州刺史方訥棄城走。此二人者俱見騎省集十五卷。潭墓志載出使事。訥墓志云拜泰州刺史。強敵深侵。東京失守。州兵盡出。人心大搖。士庶老幼。盡室南渡。公自歸闕下。坐是除名。亦回護語。

伐閩之役

祕笈續函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宋齊邱坐黨陳覺餓死於青陽說海陳彭年江南別錄云馮延魯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陳覺爲招討使既下建州矯制進圍福州玄宗令王崇文爲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錢唐以兵來救我師不戰而潰歐史無齊邱餓死事又興伐閩之役者乃查文徽非延魯招討使乃王崇文而延魯魏岑陳覺則監軍使也與文寶彭年二書小異恐當從歐

蜀檮杌

宋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蜀檮杌二卷自序云凡五代史所載者皆略而不書陸昭逈跋云得見此書係英宗治平四年歐史熙寧五年始出亦但藏中祕未行人間則此序所稱乃薛史也然歐史蜀世家與薛多同而較詳詳觀檮杌所書凡薛史所載者亦多有之與自序不相應

蜀檮杌但言孟知祥爲衙吏

薛史云孟知祥伯父方立爲邢洺節度使從父遷爲澤潞節度使歐史則但追敘其叔父遷據邢洺磁爲晉所虜以守澤潞梁攻晉遷降梁攻新唐書方立傳附從弟遷事與薛歐略同彼但言爲虜晉而不及其降梁者事入五代故不及非有異也張唐英蜀檮杌下卷敘知祥初起甚詳幷及其符瑞異徵然但言爲郡衙吏而已絕不云其先有顯貴者豈此卽所謂五代史所載皆略而不書者邪

南漢事歐詳薛略

僭僞諸國皆歐詳薛略蓋薛據實錄實錄所無不復搜采增補歐則旁采小說以益之南漢世家載劉鋹信任閹人龔澄樞澄樞託左道蠱鋹亂政致亡其事甚備而薛史皆不及廣東廣州光孝寺見存二鐵塔各有題記予得其拓本其一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一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幷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以乾德節設齋慶讚後列僧名其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歐公但書宦者龔澄樞而已其官銜亦不能詳吳任臣十國春秋始具書之蓋取之塔記德陵者南漢開國之主劉隱陵名乾德是蜀王衍及宋太祖紀年而此以名節揣之必鋹生日其臣爲立美名可以補歐薛二史之闕

馬殷事互異

馬殷歐薛史皆云鄠陵人通鑑云扶溝人而宋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沖譔三楚新錄（分三卷一卷馬殷二卷周行逢三卷高李興也明上海陸楫刻入說海偏記門）則云上蔡人此輩起於亂兵本無一定鄉貫如王建少爲賊號賊王八而歐云許州舞陽人薛云陳州項城人蜀檮杌云潁川鄢城人亦其類也但新錄敍事與正史互異者過半斷不可信初從叛將孫儒後從劉建鋒爲先鋒歐薛同而新錄云隨渠帥何氏有姓無名其

妄可知。歐史言梁太祖拜殷中書令。封楚王。而薛史則云貞明中方至此官爵。未知孰是。歐史。殷以廖光圖爲學士。新錄則言嶺外廖光圖自韶陽來奔。殷以爲永州刺史。光圖陳南越可取狀。因使李勳擊拔桂管十八城。劉巖懼而乞盟。此等歐、薛皆無之。無以辨其眞僞。又殷之謀臣高郁。歐云高季昌用反間。殷次子希聲殺之。而新錄及五代史補以爲殷子希範使唐。得莊宗之閒。歸而殺郁。皆未知孰是。若歐史言殷子十餘人。殷薨。希聲立。希聲薨。希範立。希範薨。希廣立。希萼縊殺希廣而自立。希崇又廢希萼而自立。彭師暠別奉希萼爲衡山王。乃爲李景所滅。此分明可據。而新錄則云。殷薨。希範立。希萼爲廖仁勇所奉。非師暠。恐皆虛妄。

周行逢事。歐、薛多合。而新錄與二史皆多不合。恐不可信。未暇詳及。

錢鏐先世

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吳越備史第一卷。以鏐爲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備史乃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坰、巡官林禹同譔。宋史藝文志云。吳越錢儼。託名范坰等。殆不可信。薛史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貴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爲事。未嘗貴達。見鏐車徒碓盛。走竄避之。則知備史之誣。

董昌死狀三處不同

歐史錢鏐世家。鏐將顧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常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投水死。新唐書逆臣傳則云。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於江。傳首京師。薛史世襲錢鏐傳則云。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昌死狀三處各自不同。

天福當爲天復

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案天福、石晉年號。此當爲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年第四格書蜀王建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爲天福。此皆因音近而誤。

客勸鏐拒梁

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不從。遂受之。案。溫篡唐。羅隱勸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鏐以隱不遇於唐。有怨心。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所謂客者。乃隱也。歐公何爲沒其名。偶看明詩有刺隱者云。憔悴感恩依尙父。可憐尙父事朱溫。尤謬。

錢鏐加官

歐史唐昭宗加繆檢校太尉中書令。梁太祖開平二年。加繆守中書令。由檢校而進守也。歐所書開平二年以前繆所加官如此。薛史則云。繆於唐昭宗朝。位至太師。食邑二萬戶。位太師。則非太尉。而食邑歐略去。繆撰開平二年牆隍廟碑。結銜云。啓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繆正作太師。與薛合。功臣名、侍中。則二史繆傳皆無。而薛史卻於末帝紀貞明三年別見繆功臣名。正與碑同。

三節

歐錢繆世家。開平四年。繆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三節者。繆在唐已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入梁又兼淮南也。吳越備史作玉節。此不讀書人妄以意改。

錢俶入朝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舉族歸於京師。俶納土實以二年。三年傳寫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百川學海）卷下云。江南平。尚父錢忠懿王請入覲。太祖詔趣其還。後二年。舉版籍納王府。亦謂二年也。至若錢世昭錢氏私誌（載說海）云先文僖爲西京留守。歐文忠在幕下。親一妓。公屢徵諷之。翻以爲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如世昭之妄誕。豈可信哉。

楊侃王恁

洪邁容齋三筆云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父名怱王審知德政碑載其父名恁見蛾術編說碑二字雖出說文卷十下心部流俗不知只作俚鄙用此輩起羣盜微賤故名如此歐薛五代史行密傳不載其父名審知傳載之不盡一

王審知事蹟

歐公閩王審知世家其先世爲農薛史同而新唐書審知兄潮傳則云五代祖華爲光州固始令因家焉唐天祐中所立審知德政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于兢撰亦云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於是審知起羣盜安得出仕籍碑飾詞新唐妄采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州人禮請潮因攻殺彥若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巖卒其壻范暉稱留後潮又遣審知攻破福州殺暉歐史薛史與新唐略同其紀載雖尚得實而所云彥若貪暴州人來迎亦後來文士歸閩者代爲緣飾宋歐薛誤據之果爾則潮殺彥若爲民除害碑當誇美乃諱而不言直言潮譽藹鄉曲巖遣人禮請署爲州牧豈可信乎潮兄弟作賊專以剽奪爲事既得泉又攻福且巖有德於潮巖死壻代不俟朝命唐季藩方大小皆然無足多怪潮等又攻殺據有之乃碑於此又言巖病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潮遂以泉郡委仲弟審邽而與審知偕赴詔授潮節度使則於攻殺暉亦諱之而直以爲軍士樂推其誕明矣潮死審知代立據碑在唐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歐史則云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乃五代會要於使相一門直至梁末帝及

唐莊宗方有審知而於梁太祖時則不書。此會要之漏也。碑又云。佛齊國雖同臨照。靡襲冠裳。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卽史所謂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是也。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夜夢吳安王伍子胥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此事碑亦載之。與歐史所述竝合。而孫氏尤詳。又此碑立於天祐三年閏十二月。而舊唐哀帝紀。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與舊唐正合。碑又言節度都押衙程賛列狀上請刊勒。攷歐史。後有朱文進作亂據福州。以程賛守漳州。爲州人所殺。卽此人也。

王曦僞號

歐史。延羲審知少子。更名曦。改元永隆。六年見殺。謚曰景宗。薛史略同。曦嘗造塔九層於城南。既成。名曰崇妙保聖堅牢塔。命其臣中故□□守中書令上柱應賜紫金魚袋林同穎撰記。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宏慈大師賜紫僧无逸書。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德賜紫僧文於篆額。記中稱興工於永隆三年歲次辛丑十一月。曦之僭帝位。卽是年六月也。中散大夫正五品上級。乃守中書令。官與階不相應如此。其末一行云。睿明文廣武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既稱帝乃直書姓名。亦可笑。此殆初卽僞位。卽上此尊號。而歐、薛史皆不載。塔記與審知德政兩碑。從來談金石者皆未見。予入閩訪於孟吏部超然得之。箸錄自予始。

高氏事刪削不全

三楚新錄所紀載惟高氏一家。與歐史無甚抵牾。但說海刻非足本。而刪削又未當。如季興卒。子從誨立。從誨卒。子保融立。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歸宋。國除。新錄乃於從誨之後卽次以繼沖事。殘闕顯然。

康延澤諭降高繼沖

歐南平世家。保融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之子繼沖立。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請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於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攷王禹偁小畜集第二十八卷康延澤神道碑云。我太祖開國。以荆湘未下。詔宣徽南院使李處耘、襄帥慕容延釗南討。公實從焉。時江陵高保融死。其子繼沖權領軍府。因命公齎璽書乘驛騎以弔撫。且觀便宜。二帥留襄陽以待。公宣諭而回。盡得機事。前導師旅。長驅而南。平定荆湘。易於拾芥。尋轉染院使。監護荆南軍。賞功也。乾德中。受代歸朝。案此事見宋史二百五十一延釗傳、二百五十五延澤傳、二百五十七處耘傳。延澤傳與

碑正同。略去保勛以繼沖卽嗣保融者。此省文。延澤傳亦然。蓋延澤傳卽采碑文。而世家不敍此事。亦略之耳。耘作筠。則傳寫誤。乃宋史於處耘傳又以使高氏者爲盧懷忠。假道者爲丁德裕。此史自相矛盾者最多。此亦其一端。延澤監荆南軍。至乾德中方代歸。則以建隆四年繼沖雖納牌印。宋太祖仍命爲節度故也。此正與世家合。

北漢劉氏歐詳薛略

薛史能敍降王終事。歐無。然北漢劉氏事。則歐史爲詳。而薛史反略。不但因薛史成時劉氏未亡之故也。卽其敍劉崇。不過六七百字。歐史則一千五百餘字。詳略已懸殊。至崇子承鈞。及承鈞之養子繼恩、繼元。相繼襲位。而薛史承鈞只一句。繼恩、繼元幷其名不見。歐史則敍至一千八九百字。詳略相去甚遠。且薛史成於開寶七年。繼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書。薛居正但就史官已錄者鈔撮成書。其餘概不添補。嘆史裁愜人意者千古罕見。

劉崇漢祖母弟

劉崇。歐云漢高祖母弟。（通鑑二百九十卷胡三省注同。）薛云從弟。恐當從歐。

劉氏建號

歐史世家云。劉旻（崇改名）僭號。仍稱乾祐。（漢隱帝號。）不改元。承鈞立。始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又云。繼元立。改

元曰廣運。歐公作文主於簡嚴。故語意似涉牽混。使讀者乍觀之。似承鈞、繼元初立卽改元者。其年譜則晏之仍稱乾祐。自四年始。是年歲次辛亥。（卽周太祖廣順元年。）至乾祐七年。晏死。承鈞立。是年歲次甲寅。（卽周世宗顯德元年。）承鈞仍稱乾祐。至丁巳歲。承鈞始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卽顯德四年。）年譜終於天會三年。是年歲次己未。（卽顯德六年。周恭帝卽位之年。明年禪宋。）至天會十二年戊辰歲。（卽宋太祖開寶元年。）承鈞死。繼元立。亦不改元。仍稱天會。至甲戌歲。（卽開寶七年。）繼元始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廣運六年。是年歲次己卯。（卽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亡。而年譜皆不書者。因天會四年已入宋故也。（以上所推據通鑑攷異所采劉恕道原說。）世家中不書承鈞、繼元立不改元仍稱乾祐、天會。但渾而言之。達心則其言略。而年譜固無誤也。乃薛史周世宗紀及僭僞列傳。皆言晏死於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薛史誤矣。通鑑第二百九十二卷。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又二百九十三卷。顯德四年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皆與歐合。攷異載劉道原說。駁薛史爲非。又言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見聞要錄云。甲寅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晏積憂勞成心病。是冬卒。鈞卽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進封定王劉繼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五月丙午朔。道原以此爲據。推其厥年。自屬的確之至。道原史學之精。於此可見。而薛史之誤明矣。遼史穆宗紀。應厤五年十一月。漢主崇殂。應厤五年卽顯德二年。遼史

亦誤。予又得天龍寺千佛樓碑拓本。繼元之臣行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惲譔。末題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則立碑時也。顧寧人作開運二年。開運係晉出帝年號。寧人誤。石本甚明。碑乃當時所立。本國之臣所譔。鑿鑿可信。豈敵國傳聞之比。萬季野先生斯同。補歷代史表。與道原及碑皆符。先生史學精絕。元陳子經檡通鑑續編第三卷、明薛方山應旂甲子會紀第三卷皆以繼元初立即改元。誤不待言。而季野紀元彙攷乃與陳、薛同。一人之作。如出二手。是可疑也。朱竹垞彝尊據碑譏歐公書繼元之改元未得其詳。若歐果誤認。則世譜書承鈞之改元未嘗誤。何以世家文法與繼元同。歐不誤。竹垞誤耳。

侯霸榮殺繼恩

歐世家云。承鈞卒。養子繼恩立。臥閤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殺之。郭無爲遣人入殺霸榮。初承鈞語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未果。霸榮之亂。人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千佛碑云。及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尹。尋領侍衞親軍事。未幾。值倉卒之變。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歲秋九月朔。此皇帝指繼恩。繼恩之弒繼元爲主。無爲謀之。霸榮特揮刀者。繹碑詞情事如見。欲蓋彌彰。其後無爲又爲繼元所殺。

斐者范超

歐世家又云。繼元爲人忍。殺晏子十餘人無遺類。又遣斐者范超殺承鈞妻郭氏。其主弒繼恩無疑。而超

但云斃者.不書其官.千佛碑則云.壬申十二月.冶鑄千佛.詔宣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監修.宋史四百八十二卷北漢世家云.宋太宗征北漢.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爲出戰.禽而戮之.繼元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是也.(予得山西諸碑.皆分巡河南開封陳許兵備道常熟蔣果所贈.)

後事具皇家日厤

薛史第一百三十四卷僭僞列傳.於南唐李景以宋建隆二年疾卒其子煜襲僞位.又第一百三十五卷僭僞列傳.於宋開寶四年滅南漢俘劉鋹至京.又於東漢劉崇以周顯德二年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之下.皆云.後事具皇家日厤.劉崇傳贊云.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則以此書作於開寶六年.時煜尚在位.鋹尚存.承鈞之養子繼元亦尚在位故也.第一百三十三卷世襲列傳吳越錢氏亦如此.若宋乾德三年.滅後蜀.俘孟昶至京.而昶卽於是秋卒.則於其傳中詳書其卒及年若干.以爲結束.然後再加其後具皇家日厤云云.蓋每敍一降王.雖事入後代.不可不見其卒也.歐陽子作史時.距諸國降滅已百餘年.而於李煜、劉鋹、錢俶輩皆但云事具國史.不見下落.性樂簡淨.總不屑詳敍首尾.後之讀者.稍覺未慊.然薛雖有敍降王卒年.其各國事蹟.卻疏漏之至.反不如歐史之詳.若宋史自第四百七十八卷以下.亦有南唐等世家.但從李煜輩敍起.而略追敍其先.則又深得之.

吳越改元

歐史十國世家年譜敍首云。聞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范坰等備史固無年號。而明錢肅潤刻備史跋其後。卽力辨歐史之非。薛史亦云。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攷洪邁容齋四筆第五卷駁歐史之疏漏。援王順伯所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係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檄蓋陀羅尼幢。係天寶五年壬申。順伯攷其年。知非唐天寶。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敕。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年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錢鏐建。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磆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此上皆王說。洪申之云。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

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十四種。順伯名厚之臨川人當紹興乾道閒與洪同時又有王象之者寧宗以後人著輿地碑錄予有鈔本所載與洪所引順伯語同予謂洪王是矣但鎮東軍牆隍廟碑係開平二年歲在戊辰下有一月字而上下皆空蓋是年未改元之前所立然則溫篡唐鏐受其封號即稱臣奉其紀年觀望久之知其未能一統乃改元自娛順伯謂溫篡後鏐猶用天祐誤也而其餘攷據則博而且精秀水鍾淵映又搜得舊武原志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志題云寶大元年歲次甲申此順伯所未見者要之天寶改於戊辰梁開平二年寶大改於甲申唐同光二年寶正改於丙戌唐天成元年歷歷可攷歐公說極確所恨寡聞范坰、錢肅潤與薛史謂錢鏐未嘗改元則大誤矣外懼誅討尊奉中朝實則自帝一方以愚其民乃掩耳盜鈴之計歐公惟舉寶正通鑑及目錄亦然而攷異則歷引閣自若唐末汎聞錄、紀年通譜、余公綽閩王事迹、林仁志閩王啓運圖以證之至玉海則於天寶、寶大、寶正外又載廣初一號此號則不知吳越何王何年之所改

洪言晉、漢、周及宋、吳越不復改元今蘇州虎邱千人石畔有大佛頂陀羅尼石幢一座四面刻之高約二丈餘末題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建此吳越忠懿王錢俶時所立可見其時不改元予少與妹壻錢大昕同遊訪得此幢及老先後歸田予徙家洞涇距虎邱三里時往摩挲妹壻來又同觀焉八九百年中著錄自吾兩人始每嘆金石之有關史學惜同嗜者寡也

白貂

附錄契丹。耶律德光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趙德鈞延壽父子

薛史第九十八卷以趙德鈞、延壽父子入晉書爲列傳。而歐史但入之契丹附錄。不爲傳者。以其死於契丹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

新舊五代史六

歐史脫文誤字

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歐史目錄第四十八卷楊思權下漏去尹暉梁紀一光啓二年十二月封吳興郡王封上脫徙字大順元年四月張濬私與汴交張上脫宰相二字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於漁山漁當作魚天復元年正月天子復立立當作位天祐二年二月殺王德裕等德王裕誤倒梁紀二開平二年三月癸巳卜郊上文正月己亥巳卜郊此處卜上脫改字三年九月徐注亂軍當作軍亂乾化元年正月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因當作囚九月御文明殿入閤閤當作閤論贊獨不爲梁爲當作僞梁紀三貞明四年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一本下有使字龍德元年三月惠王能反能上脫友字三年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之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本是彥章有功反用凝代之脫此似彥章未嘗受代者校勘不精誤人如此唐紀四乾寧二年克用軍留餘月當作月餘光化三年李嗣昭敗汴軍於汴河當作沙河天祐六年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下後衍唐紀六同光元年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一本無副字天成二年六月幸白司馬坡坡當作坂唐酷吏侯思止傳

思止鞫誣告人反者輒云急承白司馬。此因洛有白司馬坂。故用歇後語誘令承反也。其時武后方居洛。而明宗入汴後旋卽遷洛。則此作坂無疑。後唐臣劉延朗傳。遣宋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誤同。長興元年連寫非是。當提行。唐紀七廢帝紀。率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孟、當作孟。清泰元年。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慈、當作磁。三年六月。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衞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一本事上有府字。晉紀八。天福元年。先帝受吾太原。受、當作授。晉紀九。天福七年六月。如京師。使李仁廓使於契丹。南雝本無師字。周紀十二。顯德三年八月。課民種禾。禾、當作木。梁家人傳。太祖元貞皇后張氏連寫非是。應提行。天福元年當作元祐。末帝德妃張氏傳。貞明年。年上脫五字。次妃郭氏傳。莊宗入宮。莊上脫唐字。宮上脫汴字。唐太祖家人莊宗后劉氏傳。略可記億。當作憶。太后稱詔令。詔、當作誥。同光三年十二月獵。當作臘。克讓傳。以千餘人進至滑橋。滑、當作渭。克寧傳。存顯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孟氏下應重孟氏二字。此脫。太祖子八人篇中。凡存義字皆當作存乂。又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此莊宗弟。而云族之。必有誤。又自河中奔太原北至北。當作比。莊宗子繼岌傳。今大將軍發。當作大軍將發。唐明宗家人傳卷首又自有細目。他卷皆無。蓋古人目在每卷首。後人遷於第一卷之前。去每卷目。此其去之未淨者。秦王從榮傳。從榮尙忌宋王從厚。尙、當作常。此事須得侍衞兵馬爲助。南雝本無馬字。晉家人傳。出帝與太后至建州。得地五千餘頃。千、當作十。漢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傳。周高祖起兵嚮京師。當作周太祖。高祖二

弟三子傳幷論贊。凡翟庭美皆當作廷美。吾嘗爲天無眼爲、當作謂。注便於實事。實、當作述。梁臣張歸霸傳。子漢卿、漢融。梁亡皆誅。族誅誤倒。楊師厚傳。攻棗彊三月不能下。月下注一作日。南雝作日。攷薛史作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此歐之改薛而誤者。王景仁傳。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使下南雝復有使字。唐臣郭崇韜傳。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圖之。圖、當作圍。又事不與卿一鎮。不、當作了。又橋壞。莊宗正與正、當作止。安重誨傳。鋒卽引諜者見重誨。鋒、當作鏑。繕治甲器。甲、當作兵。王建及傳。晉遂軍得勝。得、當作德。斧其竹窄。窄、當作笮。西方鄴傳。父再遇爲汴州軍校。一本無汴字。是。鄴、定州滿城人。而此下文云。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用。復歸云云。則非汴州可知。又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鄴下當復有鄴字。李嚴傳。伐蜀。嚴爲三川招討使。討、一作撫。是時招討乃郭崇韜。非嚴也。何瓚傳。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法。瓚下當復有瓚字。晉臣桑維翰傳。又來見帝。來、當作求。漢臣蘇逢吉傳。誘人告李崧。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獄中上書。南雝作獄上中書。是。死節傳論贊。三人者或出於僞國之臣。南雝本者下多或出於軍卒句。此脫。死節共只三人。軍卒謂王彥章裴約。僞臣謂劉仁贍也。脫去則不可讀。一行鄭遨傳。遭亂世汙於榮利。汙上脫不字。義兒李嗣昭傳。磾、俱誤作慈。雜傳王鎔傳。館於梅子園義門何氏。從沈存中筆談改海子。梁太祖爲書詔鎔。詔下注。古本作招。案南雝本正作招。趙燭安。樂王氏之無事。姚世鈺讀安字句絕。羅紹威傳。趙文建爲嗣后。當作嗣後。前帥皆牙軍所立

怒輒遂殺之遂下注古本作逐案南雝正作逐此言或逐之或殺之作遂無理王處直傳戰於河沙當作沙河劉守光傳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南雝無其妻二字是韓建傳欲邀莊宗遊幸莊、當作昭高萬興傳葬於州南葬下脫敬璋二字温韜傳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南雝本無下梁字非是義勝下當有軍字盧光稠傳劉龔已取韶州龔、當作龔朱瑾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當作泰寧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與下十二字南雝本脫孟方立傳澤潞邢洺磁五州誤作三逐其帥誤作師以窺山東誤作失王珂傳唐兵已過寃朐誤作宛孫德昭傳判神策軍號扈駕都徐氏葆光云本紀天復元年正月扈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都下當有頭字劉知俊傳敗邠岐兵於幕谷本紀作漠谷張全義傳改用年來二月來年誤倒房知温傳稍遷親隨指揮使隨下南雝有軍字王晏球傳龍騎五百騎當作驤李霸一部部當作都莊宗兵變莊當作明安仲霸傳王衍立少年年少誤倒張希崇傳乃先爲突南雝作穿是皇甫遇傳戰尚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我等死戰四字南雝作等死死戰是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重上脫杜字王宏贊傳與尹暉傳誤連應提行高行周傳匡威爲其弟光儔所篡光儔當作匡儔歷朔沂嵐三州刺史沂當作忻孫方諫傳鄭州清苑人鄭當作鄚南雝本誤同王峻傳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延朗下當重延朗二字王殷傳大明人當作大名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誤作承高祖猶豫未決脫猶字安重榮傳鎮州曰恆州誤作有州安從進傳領

貴州刺史。當作青州。杜重威傳。契丹晉燕京兵五百人。五上脫千字。張彥澤傳。遷晉出帝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求酒於李崧。崧曰。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通鑑第二百八十五卷於此事亦作李崧。崧傳在五十七卷。耶律德光滅晉入汴。拜崧太子太師。正爲德光任用。則似作崧無誤。而別本作求酒於李筠。以上文筠以兵監守攷之。作筠爲是。義門何氏謂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愚亦謂此爲德光任用之李崧。乃又一李崧。非梁紀開平二年爲鴻臚卿封介國公之李崧也。職方攷敍首唐自中世多故。誤作中勢。秦鳳階成瀛鄭。誤作瀛漢。橫列之圖中第一格岐字。列其州名也。第二格於梁則書岐。其時爲岐李茂貞所據也。其下旁注一鳳字。又一字漫。當云鳳翔。秦成階。鳳四州於漢亦云有者。誤。皆當作蜀。吳與南唐所有各州。於吉州後四行連脫州名。當云虔、筠、建、汀。又廣州更五代皆南漢。當於第一箇南漢下注清海二字。五代之際外屬之州云云。南雛本提行。是此誤連。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川當作道。長垣、唐改曰匡城。應提行起。此誤連。南唐李昇世家。昇字正倫。昇字見說文第七卷上曰部。馬令、陸游南唐書同。此篇中段多誤作昇。李景世家。自號中天八國王。八、當作大。始改名璟。當作景。前蜀世家論贊。予讀蜀書。脫書字。南漢劉玢世家。玢立二年。卒。脫卒字。劉鋹世家。十月。平韶州。鋹喜曰。韶、桂、連、賀云云。二韶字皆當作昭。楚馬希範世家。開封承制。封當作府。吳越錢鏐世家。鏐之孫元瓘之子佐字祐。據吳越備史。則當作宏佐字元祐。閩王審知世家。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據天祐三年于

兢譔審知德政碑。當作威武。十國世家年譜。丁卯年第五格天福七年。當作天復。說已見前。庚戌年第三格八字衍。卷末論不以忘漢爲讐忘、當作亡。契丹附錄第一。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榆、當作渝。于闐附錄第三。始涉藤磧。藤、當作蘇。字見遼史。

五代俗字俗語

新五代史用俗字俗語。如晉高祖紀。明宗戰胡盧套。套字始見於此。李崧傳。晉高祖謂崧曰。汝造浮屠。爲我合尖。尖字已見北史。第四十三卷郭祚傳、四十九卷侯深等傳。而又見於此。廣韻在下平聲二十四鹽。又道德經卷一。揣而銳之。王弼注。揣末令尖。又銳之。然說文無此字。漢高祖紀。耶律德光謂曰。此軍甚操剌。今人以雄猛爲插剌。操剌當卽此意。又契丹賜以木杈一。今人呼老人所用杖音如夫卦之夫。作此字。史文惟見於此。汪鈍翁堯峯詩云。一杈扶身兩鬢星。紙標略畫卦中形。憐渠那識義、文易。自道儂家打瓦靈。用此字。唐臣任圜傳。崔協號沒字碑。雜安叔千傳。叔千亦號沒字碑。此等皆當時俚俗語。

五代春秋

五代春秋二卷。宋尹洙師魯譔。卽附於河南先生文集後。柳開、尹洙。宋初以古文詞著名。爲歐陽子之先聲者也。觀河東、河南兩集。手筆誠可觀。其於經史則皆茫然者。師魯此作。全仿春秋。謬妄已甚。卽如晉人、燕人、趙人、秦人、吳人、楚人等稱。此史家於敍事中間貶其文省。用之則可。若以此摹效春秋筆法。動輒云

某人伐某某人敗某師於某地豈非笑端且如李克用、李茂貞不言姓名而突書之曰晉人秦人後世讀者知爲誰乎豈師魯有待於後有爲之左氏者乎唐莊宗已建尊號國爲唐矣而於梁事中稱爲晉人是其意將奪唐而與梁乎其他名號之進退義例之出入糾紛無定蓋有不可知者幸師魯不秉史筆若令修史史法壞矣

五國故事

五國故事二卷宋無名氏記吳楊行密、南唐李昇、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巖、閩王審知事末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也仁和吳長元以爲吳越國人所作歙縣鮑廷博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吳氏任臣譔吳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志伊以歐陽氏五代史附十國世家於末而尚簡略思取其人物事實而章著之故勒爲本紀二十世家二十二列傳千二百八十二又作表五篇博贍整理誠史學之佳者顧其爲書之體每得一人即作一傳凡僧道及婦人之傳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乃徐鉉騎省文集三十卷其後十卷係入宋後所作而前二十卷則皆在南唐時作也其中碑志若岐王仲宣馬仁裕、劉崇俊、陳德成、江文蔚喬匡舜、韓熙載志伊雖皆有傳而徐所

敍事蹟。遺漏者已甚多。若賈潭、方訥、陶敬宣。周廷構、苗廷祿、包諤、趙宣轉、劉鄴。皆有事蹟。而志伊皆無傳。潭、訥。歐史一見其名。祇有一句。故不能措手。志伊之學。專以博爲事者也。然竟未見騎省集矣。亡友惠定宇、戴東原每與予極論學之貴精不貴博。予深韙其言。由今觀之。博亦大難事。特不可與蘭艾同收玉石混采者道耳。志伊凡例自述所采古今書籍。約一二百種。但已自爲裁割緝練成文。讀者不能知其某事出某書。反不如同時朱竹垞日下舊聞具注所出也。又志伊自言采薛氏舊五代史。恐實未見。虛列此目。竹垞亦每如是。則不能無遺憾焉。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幷鑿指第幾卷某篇某條。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惜不得起兩先生一質之。

此書佳處在表。地理表與歐陽氏職方攷參觀。則五代十國全局如見。至十國之官制。雖大抵沿唐而一時增改。亦已紛穴不可爬梳。任臣爲作百官表。甚便攷覽。尤其妙者也。惜歐陽氏不志職官。猶恨多茫昧。五代會要雖存。非博學者不觀。恐終歸於無徵矣。若藩鎭表以區區僭僞。僻陋一隅。而多立軍名。假稱節度。誠屬不成事體。要之臚而陳之。亦稽核之一助也。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

綴言一

記言記動

禮記玉藻篇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要之其始雖分書。其後必合編。故尚書記言。而亦間及於記動。春秋記動。左傳記言以附益之。

正史編年二體

漢藝文志無所謂史之一目。卽以附於六藝春秋之後。隋經籍志始以經史子集判分四部。隋書、唐人所作。簿錄之體。至是始定。而史部首列正史一門。次列編年一門。史家之體。亦至是始定。正史標目後。既歷敍古者國史紀載職掌收藏。遂詳述史記、漢書、三國志原委。此下則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竝有解釋。三國志及范蔚宗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爲正史。編年標目後。既言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其下言起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命荀悅仿春秋左傳體爲漢紀。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發魏襄王冢。得竹簡紀年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之正法。有所

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敍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此志之意。以編年本爲古法。馬、班出而編年廢。直至漢紀復用編年。至竹書紀年出。始悟此爲古法。而復多用此以紀事者。文義甚明。要之並列二體。其意則以紀傳爲正體。編年爲別體。

編年雖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後出爲定。卽如尙書牧誓篇。首突書時甲子昧爽。金縢篇。首突書既克商二年。康誥篇。首突書惟三月哉生魄。此豈後之史官所當取法乎。春秋或書爵。或不書爵。或降而稱人。或書名。或書字。或有日。或無日。說者以爲夫子意有予奪。此豈後人所可妄效乎。可見作史不得擬經。抑本紀與表。卽用春秋編年之式。而堯典、太誓、武成。本紀皆有相肖處。若志則又周禮、儀禮體也。正史於五經已擬其三矣。正史足兼編年。編年不能包正史。皇甫湜持正文集第二卷編年紀傳論（此文文苑英華、唐文粹皆采之。略云。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混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傳。爲編年。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垂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皐人。司馬氏紀項羽呂后。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舉其大綱。而簡於敍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

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鰉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敍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權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莫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必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適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迹。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願其書何如哉。混此論甚是。孫甫晁公武輩紛紛瞽說。反謂宜以編年爲正。不亦謬乎。卽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大著作。荀悅袁宏等。聊堪充數。猶未成章。

以學問言。則漢藝文志乃其根本。隋志舛誤。不足信者多。若以目錄體製言。劉歆、班固、荀勗、王儉、阮孝緒輩。皆不可爲法。必以隋志爲主。而以馬、班、陳、范作正史。尤爲千古定論。

唐以前惟三史三國

自唐以前通行人間者。惟馬、班、范之史記、前後漢書三史而已。其次則三國志。若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未流布也。以史、漢目爲三史。始於司馬彪續漢郡國志。已見前。其時范蔚宗書未出。所據後漢書。當是謝承

或華嶠書。若三國吳呂蒙傳之三史。則幷非謝、華所作。恐是指戰國策、史記、漢書。說亦見前。厥後以三史並言者頗多。且以配六經。如閻駰之三史羣言。經目則誦。見□北史本傳□□□□□□之譏□□□。六經未嘗開卷。三史幾同挂壁。見□□□□□□□□。唐陳州司法孫愐唐韻序亦稱九經三史。此則皆指馬、班、范矣。而唐人幷以三史爲一科。以此科應舉得第者頗多。見唐選舉志及各傳。蓋三史者史家之眉目也。三國志則名僅亞之。至於晉書及南北朝各史。成於唐人之手。唐三百年中人著述引此者。殊不多見。觀劉知幾史通第十卷自敍篇。敍其少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窺覽略周云云。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幷下及於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人史學概可知矣。惟新唐書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仲郢之博。蓋當時所罕。竊謂馬、班、范史皆僅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乃再者。當由三史自幼成誦。故一鈔已足。非輕三史而重魏、晉以下諸史也。

十七史

大約史、漢三國備於晉初。晉及南北朝皆定於唐太宗、高宗之世。而書猶深藏廣內。既無刻板。流布人間者甚少。故學者所習。三史、三國而止。直至宋仁宗天聖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書。付崇文院雕板。嘉祐六年。幷梁、陳等史次第校刻。其工蓋至英宗方粗就。觀校者稱仁宗云云。則可見。於是歷代事蹟。粲然明著。

然其中如魏書以學者陋之而不習亡逸不完者已無慮三十卷校者各疏於逐篇之末北齊亦多闕者宋書第四十六卷亦闕蓋皆以南北史補之又改劉昫舊唐書爲新唐書改薛居正五代史爲五代史記乃合爲十七史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周護十七史贊三十卷不知作者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十七史之名始見於此又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係宋王令逢原著載宋史藝文志建中靖國改元弟英州刺史獻可序近日程宗瑛據乾道己丑麻沙板刊行朱甫田跋云蒙求非一其便於記誦者惟李氏瀚及王先生令李書舊板罕存坊刻止取其總目而刪去其注惟王書僅存案此書剽掇猥瑣無當實學恐未必出於令特南宋書坊僞託耳然即此可見十七史之稱至宋始著李瀚後唐天成中登第仕晉爲翰林學士五代史無傳揮麈後錄言其後仕契丹蒙求一卷載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册晁氏讀書後志有之其書與王令書體例正合如出一手而不稱十七史知五代時尚無此稱劉過改之龍洲道人集贈許從道之子祖孫詩祖孫今年幾年齒兩髻耽耽垂到耳讀書要以六經先次第漢唐十七史又呂祖謙有十七史詳節二百六十九卷此書隨意采掇粗疏無理疑亦出於南渡書肆嫁名祖謙而其爲宋時人筆則無疑又文忠烈文山文集第十五卷紀年錄文山被執見博羅丞相文山曰自古有興有廢天祥今日忠於宋以至此幸早施行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幾帝幾王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非赴博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又有舊板無姓名讀書隨語剩語各一卷各自爲序并注書中稱引南宋人而下及於馬氏通攷則是元人隨語自序署湖上逸人題於三十樹梅花閣當爲杭州人剩

語題上章攝提格。當爲順帝至正十年。其書無標目。每條末則注所論之書名。續語中一條。末注云。右十七史通要。此書本名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分十七卷。雙湖胡一桂庭芳著。亦宋末元初人。予未見此書。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第二卷載之。蓋遼、金二史皆成於至正四年。宋史成於五年。三史流布。已當元之末季。而劉昫、薛居正之書。又皆湮沒無聞。故宋、元人之恆言。凡史以十七爲最備。

孫愐唐韻序又稱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下宋字當作梁。此傳寫之誤。案其所舉。凡有十三。不數南北史故也。兼數則十五。再加唐及五代則十七矣。蓋歷代漸積而來。至宋方定。

前言諸史校成。已當英宗之世。而頒行則直至徽宗時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第二卷上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始命館職讐校。曾鞏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刋行。觀晁氏說。知頒行實已至徽宗。而彼時疑尚未刻板。頒之學官者。恐尚是寫本。故云民間傳者尚少也。但云七史者。隋書先已校成。想晉書又在前。故不及。井憲孟、南陽人。爲四川轉運使。以書五十篋贈公武。見自序。民間刻

史似自井氏蜀板始。而所刻似尙未有十七史全書。其彙刻十七史。則已在南宋時。校史諸臣。各題名於卷尾。曰綬。曰華。曰恂。曰寶臣。曰穆。曰藻。曰洙。曰覺。曰彥若。曰翬。曰放。曰恕。曰燾。曰祖禹。曰安國。曰希綬者。嘗校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之翰林學士尙書左司郎中宋綬也。寶臣者。丁寶臣也。穆者。鄭穆。宋史三百四十七卷有傳。或云錢穆。藻者。祕閣校理錢明逸之從子。宋史三百十七卷附傳。洙者。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孫洙。宋史三百二十一卷有傳。覺者。祕書少監孫覺。宋史三百四十四卷有傳。彥若者。趙彥若也。翬者。集賢校理曾翬。宋史三百十九卷有傳。放者。館閣校勘劉攽。傳亦在宋史三百十九卷別見。恕者。祕書丞劉恕。詳見後。燾者。祕閣校理安燾。宋史三百二十八卷有傳。或梁燾。祖禹者。范鎭之從孫。著作郎兼侍講。宋史三百三十七卷有傳。安國者。崇文院校書王安國。宋史三百二十七卷有傳。希者。祕書少監林希。宋史三百四十三卷有傳。餘存攷。

明嘉靖初。南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世宗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村監、遼、金二史無版者。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總爲二十一史。祭酒林文俊等表進。其後當神宗時。北監亦刻二十一史。祭酒方從哲、司業黃汝良等校定。閱數十年而海虞毛氏汲古閣又刻諸史。則仍惟十七而已。予今亦以十七史爲斷。用毛板作讀本。自宋以下不及者。智有所未周。而力有所不逮也。

十七史商榷卷一百

綴言二

資治通鑑上續左傳

十七史至宋已備。而編年未有全書。英宗治平二年。命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神宗元豐七年。歷十九年書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爲二百九十四卷。公名德篤學。所引以自助。若劉放貢父、劉恕道原。范祖禹淳父。又極天下之選。故能成此。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洵不愧資治之稱。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也。其所以託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因不敢續春秋之故。而文獻通攷一百九十三卷。朱洪邁容齋隨筆云。司馬公修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纘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敍事之體。胡三省注通鑑自序亦云。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愚謂春秋終於獲麟。而左傳則從獲麟以後續書其事。訖於哀公之末。春秋始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其事未竟。故作傳者竟之。其下又贅以哀公子悼公四年事。而其末段乃云。趙襄子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杜注史記謂晉哀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其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攷此年乃周定

王之十六年。歲在戊子。周有兩定王。此後定王也。說詳第三卷。此則作傳者附綴後事。故上距獲麟已有二十七年之久。自定王十六年至崩而考王立。又崩而至威烈王之二十三年。雖中間相隔又有四五十年。但通鑑雖託始於此。以命韓、趙、魏爲提綱。其下卻仍追述前事。直從智宣子立瑤爲後敍起。自下歷敍知伯求地三家共滅之事甚詳。然則君實蓋不敢續春秋。而欲接左傳也。續經則僭。續傳則可。其徵意如此。豈其前無所承。而強出意見。好爲武斷。截從一王之二十三年爲首。使其著述偏側畸零。不成體裁者哉。

七國。秦、齊、燕、楚皆舊封。韓、趙、魏則新國。自三家滅知伯。而分晉之勢成於此。七國之勢亦成於此。左氏欲下接戰國。故以此事終。司馬君實欲上續左傳。故以此事始。

通鑑與十七史不可偏廢

史炤通鑑釋文。馮時行序。謂司馬公不用紀傳法律。總敍歷代。以事繫年。粲然可攷。雖無諸史可也。愚謂馮氏此言妄矣。紀傳編年。橫縱經緯。不可偏廢。司馬公雖欲上續左傳。究以十七史爲依藉。方能成通鑑。豈有正史可無之意在其胷次邪。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僞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爲古人攷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爲功。其情最爲可惡。司馬公秉性誠篤。安有此事。時行極力推尊。反失其本旨。

通鑑神宗序

通鑑有神宗御製序。前明刻本皆佚去。光進書表及謝賜序表俱載傳家集第十七卷。而諸刻但有進表。史炤通鑑釋文開卷卽釋神宗序。但此書之例。仿陸德明經典釋文。摘取一句半句釋之。故不可屬讀。章俊鄉山堂羣書攷索前集第十六卷正史門摘錄其大略。亦非全文。疑其亡久矣。餘姚盧學士文弨始從宋板搜得全篇。刻入羣書拾補中。今已行世。好事者宜以此序合謝序表幷刻補入。方爲完美。

通鑑前例

司馬公之子康。字公休。在書局爲檢閱文字官。胡三省釋文辨誤跋言公薨。康以毀卒。通鑑之學。其家幾於無傳矣。南渡後。有司馬伋字季思者。搜得公與范夢得（卽淳父）論修書義例二帖。又與劉道原十一帖。編爲通鑑前例。刻之。宋史藝文志載作一卷。（前一條內采通攷所載容齋隨筆云云。卽從此書摭入。）三省以爲時人附會而作。不足信。三省此言太過。恐未可泥。觀與范帖文集亦收則可知。至云伋是公之從曾孫。似必有據。而其上文又以爲公休之孫。予所據明吳勉學刻。必是脫一字。當作公休之從孫。但陳氏仁錫刻通鑑。以此前例冠於其前。而伋跋稱曾大父溫國文正公。又自署曾孫。不容傳刻如此之多誤。恐三省所攷亦未的。疑伋眞公之曾孫。又有道原之子義仲、字壯輿、所編司馬公與道原論修書事。陳亦附刻於前。宋史藝文志亦載之。作通鑑問疑一卷。郡齋讀書志亦有。

通鑑目錄

公既成通鑑。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攷羣書。評其同異。爲攷異三十卷。本各自爲一書。後胡三省作注。取攷異散入。而目錄仍單行。今世所行通鑑。莫善於徐氏刻。惜無目錄。而陳氏刻有之。爾雅釋天歲名篇。太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等。又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等。此歲名也。而甲乙等十干。子丑等十二支。古人以紀日。不紀歲。司馬子長亦從俗取便。以日名歲。獨通鑑悉以爾雅歲名目錄亦然。卽此一端。見其不苟。

通鑑攷異

通鑑攷異三十卷。無序引題跋目錄。但每卷前列銜名。其銜與進書表銜同。每葉版心有萬厤十四年五字。此刻書之年。下有姓名。當是寫書人或刻書人。予初疑胡氏散入書中。或有遺漏。今得此單行刻本。未暇用全書對勘。姑就首一二卷勘之。則絕無遺漏。惟原本攷異第一卷。於漢高后元年欲王諸呂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下。有攷異一條。胡已散入通鑑第十三卷高后元年此文之下矣。乃於前第十二卷惠帝三年匈奴致書冒嬴嫚使大謁者張釋報書下。已先載此一條。蓋攷異此條辨張釋、張澤異同。胡因惠帝一條在前。欲移入。又忘刪後條。遂彼此複見耳。其疵謬如此而已。然則全書皆未必有遺漏。或謂陸德明經典釋文。後人散入各經注疏。遺漏甚多。故單行足本可貴。攷異散入既無遺漏。則單行本徒爲贅疣。予謂不然。古人著述。當留其眞面目。方見古人苦心。只因後生既懶惰又急躁。故欲省兩讀。胡氏散入誠便。予

特愛單行本謹藏之。

通鑑史氏釋文

通鑑釋文三十卷。宋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眉山史炤見可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第四卷、馬端臨通攷第二百卷皆載之。彼先載司馬康公休釋文二十卷於前。次載此書。而云攷之公休之書。大略同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胡三省通鑑注自序雖譏史炤乖刺。卻言釋文本出於史炤。而公休釋文與炤大同小異者。非公休爲之。其作釋文辨誤。既以炤爲多謬。而又言今海陵刻僞託名司馬康之釋文。幷蜀中費氏刻通鑑注號爲龍爪本者。皆蹈襲史炤。故辨之。然則炤實創始。非因舊附益。陳振孫云云。謂呂尚盜陳恆之齊耳。馮時行序謂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艱於尋繹。見可始著此書。若其前先有公休釋文。時行安能爲此言。通鑑成於元豐七年。時行序作於紹興三十年。實八十三年。故云殆百年。此書雖非大醇。然時行序云。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辯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疚。積十年而後成。又云。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不少。未必眞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然則此書非無足取。乃元、明以來數百年。收藏家號極博者。皆未見此書。予偶從吳興書估見一祕鈔本。爲之喜劇。用重貲購得之。

時行序又云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搢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卽清卿之曾孫也予寡聞不知三卿何人張晉生等四川通志第九卷眉州人物無史氏三卿其先列三蘇於前後列史炤而云博古能文著通鑑釋文三十卷似矣乃炤之字與官皆不著而又言蘇氏兄弟以師事之則大誤時行序言炤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則紹興三十年尙在安得有東坡兄弟師事之之理蓋未見釋文及序而傳聞之謬

通鑑釋文胡氏辨誤

釋文辨誤十二卷胡三省譔愚謂炤之學誠不及胡所辨大抵皆是也但胡注通鑑取史語甚多今未暇以全書對勘姑就前十餘卷勘之大約每卷輒有三四十條此內太半因兩家同取史記漢書舊注所以相同而史不著作者姓名十之七八胡則一一著之置勿論其少半竟係胡之竊取史矣卽如開首威烈王標題之下史云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此條胡卽取之而沒其名此類不可勝數然猶曰字數少或偶合未必盡勦襲亦姑置勿論至若第三卷愼靚王五年猶豫注百餘字十七年堅白同異臧三耳注二百四五十字胡注皆同史如此類十餘卷中已有數條豈得云皆偶合非勦襲乎又若第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樂毅與燕王書有伍子胥盛尸鴟夷事胡注亦與史同攷此段通鑑采自史記樂毅傳而史記此處裴駰集解無注史炤則采伍子胥傳裴駰所引應

劭語。又因此事見國語。更引彼韋昭注。且於應、韋語倒易增益之。而胡遂全取其所采用及倒易增益者。其爲勦襲顯然。如此類頗多。舉一以見之。且胡之取史。皆沒其名。予所勘十餘卷中。惟有十一卷漢高帝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注一條。載明炤名。然又詆其擇不精。語不詳。此特欲援之爲呵斥地耳。更可怪者。蜀本注胡既知其爲蹈襲史炤而力言之。乃第一卷烈王三年韓嚴遂令人刺韓傀幷弑哀侯一條下。史炤因通鑑於安王五年先已載聶政刺俠累事。而於此又載人刺韓傀。分而爲二。史記年表、世家亦然。刺客傳則從戰國策合爲一事。故詳辨之。約二百三四十字。胡全取之。乃詭移作蜀本注。不言出史炤。因史炤此條能剖析異同。有益攷證。恐顯炤之美。遂稱爲蜀本注。平心論之。炤誠不能無誤。但首創音釋。實屬有功。胡自揣用力已深。其注足以傳世。恨炤先有釋文。既攘取之。又攻擊之。隱善揚惡。用心私曲。卻所不免。後人遂因胡之辨誤。欲廢炤書。今幸尚存。而無鏤板。恐終歸泯滅。

通鑑胡氏音注

史炤功在草創。究尚粗疏。至胡三省注。始成鉅觀。可云青出藍。藍謝青。通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三省自序。述其父好讀史。於淳祐癸卯。命三省刊正諸家通鑑注之誤。乙巳父卒。盡瘁家蠹。又從事科舉之業。而史學不敢廢。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必以自隨。依陸德明經典釋文爲廣注九十七卷。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又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

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攷異及所注散入各文之下。訖乙酉冬。乃克輯編。案。癸卯、理宗淳祐三年。乙巳、淳祐五年。丙辰、寶祐四年。庚午、度宗咸淳六年。乙亥、瀛國公德祐元年。丙子、德祐二年。卽益王景炎元年。乙酉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也。三省之父委三省以刋正誤注。其時三省年雖甚少。亦必在二十以外或三十。自此以至元之至元乙酉。凡四十餘年。其時三省約已六十外或七十。方得成書。元袁桷清容居士集第三十三卷述其父洪師友爲淵源錄。言三省注通鑑三十年者。自寶祐丙辰始下筆。自丙辰至乙酉恰三十年也。延平廖公當爲廖瑩中。賈似道之幕官也。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似道帥師次蕪湖。軍潰奔還揚州。事見宋史第四百七十四卷、明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第一百八十七卷及元四明陳桱通鑑續編第二十四卷。三省蓋參似道軍事。丙子。元兵順流而下。五月。破臨安。瀛國公出降。故云浙東始騷云云也。注成。上距臨安破宋亡恰十年。

胡注本只九十七卷。自爲一書。不載本文。但摘取數字或數句釋之。至亂後書亡重作。始散入。蓋初意本仿史氏。後漸宏博。不欲因仍故也。自序之末。稱乙酉十一月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於梅磵蠖居。淵源錄稱其釋通鑑。兵難稾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乃手鈔定本。與自序合。則梅磵蠖居。卽袁氏塾也。淵源錄又云。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案。胡於注成後又作釋文辨誤。自跋署丁亥春。則在乙酉後二年。

而己丑又在其後二年元混一天下十年矣寇作者士賊之竊發者也蓋胡於此書用力可謂至勤而所歷困阨亦至多得傳於後世爲至難

胡學長於地理以閻氏若璩之卓識亦極推之而其餘一切亦略皆貫通似道雖姦臣三省參其軍卻於大節無害自序云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勸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此未嘗仕元者也則其立身出處亦無瑕玷如此人史家自當入儒林傳乃元修宋史明修元史秉筆者多浮薄文人不重實學皆不爲立傳浙江通志第一百八十一卷文苑傳但言終於朝奉郎不詳其歷官本末蓋但據其通鑑自序雖言所著又有竹素齋一百卷想已久佚事迹零落不可得而詳也進士出身後游宦淮上當是簿尉之流從軍既以不合罷似道不冇拔擢故所得朝奉郎而已（宋史一百六十八卷朝奉郎正七品）至自署天台身之父淵源錄亦云天台人而通志則云寧海人又有三省之姻友四明陳著者譔本堂先生文集稱三省字曰景參

通鑑胡注陳氏舉正

舉正一卷吳趨陳景雲少章譔少章長於稽覈所舉皆確然胡氏之學不以小疵掩其大美

通鑑地理通釋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雖題曰通鑑實是泛攷古今地理不專釋通鑑大略亦本通典要足與胡

三省互參在宋人攷證書中爲有根柢者。

通鑑答問

通鑑答問五卷。亦王應麟譔。與通釋俱刻附玉海後。王氏之學。主於攷據。此編卻純是空議論。至西漢宣、元而止。實未成之書。

稽古錄

稽古錄二十卷。亦君實譔。起伏羲、神農。下至英宗治平四年。其書成進御。當元祐初。距通鑑之成甚久。朱子嘗稱賞之。刻之長沙。

通鑑外紀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劉恕譔。自序述其於治平二年司馬公受詔修通鑑。始蒙辟置史局。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以褊狷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書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學者攷古。莫知適從。欲以包犧至未命三晉爲諸侯爲前紀。本朝一祖（太祖）四宗（太宗、眞宗、仁宗、英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子羲仲書之。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縢祿。因取諸書編通鑑前紀。家貧書不具。南徼僻陋。臥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

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事坦然可明昔李宏基用心過苦積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譔墓志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敘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佗日書成恕不及見也恕自序如此因不能作後紀故幷前紀改名外紀但前言始包犧後言始共和今觀其書實始包犧臨終昏亂語多參錯也宋史第四百四十四卷文苑傳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司馬公作外紀序云道原其先萬年人祖度爲臨川令卒官葬高安因家焉案北宋筠州爲今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卽府治臨川縣則今撫州府治與高安亦相近若萬年縣者恕自署云京兆萬年乃今陝西西安府治若今江西饒州府亦有萬年縣則係明置非此萬年也恕之史學實爲宋人中翹楚今觀外紀之爲書似無甚可取者蓋恕自治平初卽助修通鑑至熙寧四年前後共六年所修已多是年司馬公辭潁川歸洛恕亦因指斥新法忤王安石卽以此時歸江東江東卽筠州與洛相去甚遠似不能與修書事其實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司馬光本傳光歸洛後凡十五年不與政專務修書而恕雖遠遙隸局中則於家中修纂郵寄者必多況本傳又言恕歸里後又嘗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於道得風攣疾然則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司馬序又云英宗

令光自擇館閣英才共修。光對曰。館閣士誠多。至專精史學。臣惟識劉恕一人而已。上曰。甚善。卽奏召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仰成而已。由此觀之。通鑑之出於恕手者多矣。恕卒於元豐元年。年止四十七。通鑑成果不及見矣。所著五代十國紀年已不傳。所傳唯外紀。而此書不足以盡其蘊。恕之學幾不甚著於天下後世。予故特表出之。司馬公外紀序。文集乃作十國紀年序。大誤。五代十國紀年去五代二字。亦非。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朱子屬其門人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天台人。作也。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四語全書體例以盡。此序孝宗乾道八年壬辰作。至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朱子之門人李方子與眞德秀同刻於泉州。朱子卒於慶元六年。此書之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鈔。不知是原本否。且方子序有云。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本幷爲朱子未定之稾。又有凡例一卷。則直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金華王柏始刻之。距朱子沒又六七十年。不知果眞出朱子否。假令果眞。而明憲宗序又稱書與凡例或有不同。是皆大可疑者。

陳景雲曰。綱下分注之目。朱子屬趙師淵成之。趙氏史學。視溫公書局中二劉、范氏。未知孰先孰後。且以一人獨任其采節。豈能悉審。況又非身侍講堂。隨事討論。每纂成若干卷寄呈。而朱子復書往往云未暇觀也。則分注未必盡經朱子之目矣。景雲此條。是所作綱目訂誤四卷。學者觀之。可以隅反。以師淵較二

劉.判如玉石.景雲猶作巽詞.

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義例云.(宗沐書與薛應旂書同時出.而各不相知.故其書同名.惟薛省資治二字.)温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起例.王氏此論.是温公書蓋未嘗無提綱挈領之處.特其意惟在乎案年編次.據事直書.而不在乎立文法以爲褒貶.至綱目方以此爲事.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宋建安袁樞機仲譔.宋史第三百八十九卷樞傳云.樞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趙與籌序云.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窺其津厓.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它卷.而瞭然在目.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今攷此書.分通鑑爲二百三十九事.一事爲一篇.頗便下學.覺綱目不作無害.而此書似不可無.若乃有通鑑又有金履祥之通鑑前編.有綱目又有南軒之綱目前編.而且有通鑑前編又有沈朝陽之前編紀事本末.蛇足不已.則吾不欲觀之矣.

通鑑節要

通鑑節要五十六卷宋少微先生崇安江贄譔贄之後人有名默者遊晦菴先生門以此書質之先生深加賞嘆又有名淵者附益潤色之刻於嘉熙丁酉有迪功郎邵武軍邵武縣南尉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江鎔序愚謂宋人史學提綱撮略之書自通鑑目錄稽古錄外如慈溪黃震東發古今紀要十九卷豫章南宮靖一仲靖小學史斷四卷書成於理宗端平三年之類亦已多矣乃江贄先有此鈔掠剽擬之作想晦菴必不賞嘆及此江鎔序云爾恐不足信入明而如此輩者益夥三家邨夫子頭腦多烘授徒多暇無以遣日動欲操筆削之權纂史自娛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也

史通

史通二十卷唐劉子元知幾著評史家得失有精確者有苛碎差謬者前人論之已詳茲不復贅知幾自序云余歷事二主從官兩京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商榷史篇遂盈篋篋予體例與知幾異而商榷之義亦竊取之文選第二十八卷陸機吳趨行結句商榷爲此歌李善注廣雅曰商度也許愼淮南子注曰商榷麤略也言商度其麤略也說文卷六上木部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商度雖僅麤略而初學觀之不啻涉水之得渡矣通鑑第二百九十四卷云周世宗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又司馬溫公與范內翰祖禹論修通鑑體例書帖云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可見商榷乃史家語若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南史庾肩吾傳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與毛板

誤作言。今從王氏懋竑改。子建。一共商榷。韓昌黎孟東野納涼聯句云。儒庠恣遊息。聖籍飽商榷。柳河東謝楊尚書寄梆筆詩序云。今更商榷使盡其功。則凡論文藝者。皆可以商榷言之。又顏師古漢書敍例云。不恥狂簡。輒用上聞。鼂陳指例。式存揚榷。揚榷卽商榷之意。

史通自敍篇云。予幼讀史。年十有七。窺覽略周。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乎弱冠。射策登朝。思有餘閒。獲遂本願。又云。余幼喜詩賦。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予幼攻四書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爲。惟以攷史爲務。故每卷輒自題曰某述。亦竊比述者自命之意云。攷禮記樂記篇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注云。述謂訓其義也。疏云。作者。堯、舜、禹、湯是也。述者。子游、子夏是也。此雖據禮樂爲言。不據史籍。然史籍所載。禮樂居其大端。知幾不敢作史。而自居於述。意在斯乎。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子之聖言猶如此。後學可妄作乎。然則知幾之自命曰述。任也。非謙也。又論語雍也篇云。文勝質則史。衞靈公篇云。吾猶及史之闕文。誠能有疑則闕。事必紀實。自無文勝之敝。知幾雖有踳駮。要爲有意務實者。故予竊比之。

歷代建元攷

歷代建元攷兩册。秀水鍾淵映廣漢輯。王氏玉海所載建元已備。而鍾氏此編。采前人辨證極詳。自歷代

外僭僞異域及道經所稱畢收就予所見其爲鍾所遺漏者惟遠西艾儒略西方答問所載意大里亞國吳爾巴諾一名而已此書未刻予從陳樹華芳林鈔得著之以諗攷古者

紀元彙攷

紀元彙攷五卷鄞縣萬斯同季野輯堯至共和姪經所增已見前商沃甲在位二十五年而竹書紀年則五年祖丁在位三十二年而紀年則九年南庚在位二十五年而紀年則六年陽甲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四年小辛在位二十一年而紀年則三年小乙在位二十八年而紀年則十年祖庚在位七年而紀年則十一年共和前本無甲子而紀年晉人僞造兩者同是捕風捉影所以不合至周滅商之年此云在己卯予以周易乾鑿度及國語推之實歲在辛未非己卯說詳尚書後案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庚申直至癸酉爲共和十四年而此則以庚申爲周厲王之三十八年直至癸酉爲厲王五十一年削去共和之名此後世書生之見

諸帝自唐以下皆稱其廟號爲某祖某宗無廟號者方稱其謚法爲某帝其餘卽宋端宗猶稱廟號也自唐以前則但稱爲某帝已爲自亂其例而其中又有不畫一者如劉宋稱高祖不稱武帝晉懷帝乃惠帝弟而誤作子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九月改元神功此漏去中宗神龍元年誤衍四字昭宗乾寧元年誤作乾符五代唐愍帝誤作愍宗下小字明宗養子誤作明帝元順帝誤作順宗大約多有傳寫之誤

補歷代史表

補歷代史表。亦萬斯同季野譔。十七史無表者咸爲補之。序稱六十卷。而今刻止五十三。疑尚有未脫稿未付梓者。季野生千數百年下。追攷千數百年上事。臚而列之。誠爲快舉。此種史學。唐宋亦不多得。明人所未有也。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季野但擇其無表者補之。餘則置之。不無遺恨。如唐宰相有表。而中葉以後相權分於翰林學士。當時謂之內相。此亦當表。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爲所撓。幷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中尉亦當表。至方鎭有地無人。尤屬缺事。說已見前。若乃三公三師宰相大將軍雜號將軍司隸京尹。總爲將相大臣。刺史牧尹都督節度。總爲方鎭。不復曲別分析。懼累墜也。曹魏始有尚書中書侍中三省長官。以後其名遞變。而五代又添崇政院使樞密使三司使。各因其時也。非季野之博通而妙於鎔裁。不能有此。

熊方後漢書年表。季野若見之。則不須重作。卽有不同。著其說可矣。因未見熊書。故別自作東漢諸表。熊方惟有同姓王侯異姓諸侯百官三目。季野於同姓王侯與熊方略同。而異姓則分外戚、功臣、宦官爲三。百官則分將相大臣與九卿爲二。熊方之得失。前已論之矣。季野之分析。俱無不可。所嫌者未見熊書也。熊氏概言將軍。而季野則分驃騎大將軍、建威大將軍、建義大將軍、征南大將軍、征西大將軍、強弩大將軍、虎牙大將軍、橫野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建武二十七年改官制後。以大將軍移入三公。又分爲車騎

將軍、衞將軍、驃騎將軍。而以暫設之征西將軍附入。次則度遼將軍。至獻帝時。又有更易。一一具列之。較熊爲密。若乃季野於功臣但取雲臺諸臣。所附益不過馬援以下中興之著者。而能於異姓諸侯下至建安、延康。雖熊氏獨表一代。取其周備。季野通表十七史。毋庸泛列。兩者義各有取。然季野別作漢季方鎭年表。入之三國。今計漢末惟州牧刺史爲重。封侯反在所輕。季野之理較長。

南齊諸王世表。高帝子首豫章王嶷。次臨川王映。次長沙王晃。次武陵王華。次定成王暠。次鄱陽王鏘。次桂陽王鑠。次始興王鑑。次江夏王鋒。次南平王銳。次宣都王鏗。次晉熙王銶。次河東王鉉。據史。銶在鑠之前。鏗在鋒之前。鉉在銳之前。三人序次皆誤。又嶷之子子廉。封永新侯。而此云未封卒亦誤。條件既多。自不能無小失。聊一摘之。餘未暇詳攷。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十七史商榷

十二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王鳴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毛鵬基）

+E八七七

叢書